殉情

一名"戀愛與陰謀"

顧仲彝改編

光明書局印行

殉

情

（五幕八場大悲劇）

一名「戀愛與陰謀」

188172

北师大图 B2345342

人物

范子剛　北京政府的內閣總理。

范定南　其子，法國留學生，現任淮軍部參議。

賈伯言　總統府侍衛長。

任國忠　內閣總理的書記。

費立說　小學教師。

費太太　其妻。

費姍珍　其女。

富瑞英　總統的外甥。

香　姐　富小姐的婢女。

總統公館的老僕。

官吏，僕役，警察……等。

第一幕

第一場　費立誠家裏

費立誠　（焦灼地來回踱着）總而言之，事情一天天嚴重起來。我女兒跟內閣總理少爺的事不久全北京都會知道——我們的家聲從此要毀了，——總理大人一知道，怎麼得了，——總之，我不能不警告總理少爺不要再上我家的門了。

費太太　又不是你騙他上門來的，——又不是你把女兒送上去的？

立　誠　不是騙他上門來的——不是送上去的！誰會相信我？我費家雖然窮，沒做官，但三代都是讀書人，面子要緊，我是一家之主，怎麼能不管自己的女兒，現在不是請總理少爺不再光顧我的家，那末只好我直截了當的去見總理大人，把事情說破，總理少爺僅

不過受一頓責罵倒霉的還是我這教書先生。

太　太　胡說，霉怎麼會倒在你身上呢？人家跟你有什麼相干呢？你只懂得四書五經，教你的書去罷，別來管這些事。

立　誠　很好，不過請問你結果怎麼樣呢？他會要我女兒麼？這班大官大府人家，對於婚姻是最講門第財產勢力的，他會願意要窮教員的女兒麼？這班有錢有勢的公子少爺跟窮人家的女兒開開心是有的，今天要這個，明天要那個，歡侮了用勢力來壓你，糟蹋了用金錢來塡補，他們公子少爺玩開了，拍拍身體走了，女孩子們却一身都斷送在他們的手上，你又能拿他怎麼樣？（打前額）想起來多可怕！

太　太　菩薩保佑我們罷！

立　誠　我們的確需要菩薩的保佑，——這種無賴的少爺，還有什麼別的目標？我女兒長得漂亮——身段又好——腿鄧完準，公子少爺一看見，就像餓鷹看見了小鷄，死釘着不放，——這也不能怪他——，肉慾是肉慾，我是知道的。

太　你還沒看見總理少爺寫給你女兒的信呢，姍珍念了幾封給我聽，寫得眞美呀，他純粹愛你女兒高尙的靈魂，明明白白像青天白日一樣。

立誠　這是老套，打在馬鞍上痛在馬身上，一顆善良的心是達到肉慾最穩妥的媒介，先激發起了情感，拍的一下，肉慾跟着就會按爭上去，絲毫都不會勉强，哈哈，先情感而後肉慾，這是老套。

太　他還送來許多書給你女兒看。

立誠　書！總不過是那些新小說之類的害人的東西，這些小說都是些半生不熟的材料，講什麼戀愛呀，什麼浪漫呀，什麼主義呀，弄得這班年青的人癲不像癲，癡不像癡，成天的胡言亂語，胡思亂想；什麼正經學問都不要，正經書都不唸，我女兒就給這些書鬧得亂夢顚倒，把家也不要了。把我老子也丟在邊旁了，我想替我女兒找個家世跟我們差不多的青年做女婿，讓我也有個半子之靠。現在怎麼成呀，（怒而跳起）那總理少爺，我不能不攆他出去，打他出去，不准他再來。（準備下）

太　太　不要胡說，他送了多少禮物給你女兒——

立　誠　（回轉來，走白她）你要你女兒的丟臉錢麼？你去見鬼罷，不要臉的老東西，我情願去擺拆字攤——我情願去做小販——我情願去做叫化子，我不願意用我女兒犧牲清白和將來幸福去賺來的錢，你少打幾副牌少看幾回戲就用不着你女兒到外邊兒去拋頭露臉，那位少爺公子沒上我們家門的時候，我也吃飽了肚子穿暖了身體。

太　太　發什麼臭牢騷，鬧什麼東西，我不過說不要得罪范家的公子，因爲他是內閣總理的大少爺。

立　誠　這就是禍根所在。就爲這個緣故——就爲了這一個緣故。從今天起就得一刀兩段！如果這位內閣總理是個公平正直的父親，他一定還會感激我嘿。你快把我的絲絨馬褂拿出來，我要去見一見內閣總理，我要告訴他說：你大人的世兄看上了我的小女，我小女是不配做你們大官府人家的媳婦，但我也不愿意我女兒做你世兄的小老婆，或是姘頭，請大人吩咐世兄不要再上舍間去找我小女，我姓費，名叫立誠。

（伍國恩書記上）

太　太　啊！伍先生，您好呀！又看見您啦，眞快樂！

國　恩　快樂應該是我的——是我的，費老伯有達官貴人光顧着府上我就算不得什麼啦。

太　太　伍先生，你怎麼可以這樣想呢？總理的少爺定南先生雖然不時來看望我們，但是別的客人也一樣的受尊敬受歡迎呀。

立　誠（惱）太太，端個椅子給伍先生坐呀，伍先生，請坐。

國　恩（把帽子手杖放下）嗐，嗐，我的——我的姍珍小姐好麼！我特意來拜望她——我能見她麼？

太　太　謝謝你的關心，書記先生，不過我女兒並不因爲總理少爺而驕傲。

立　誠（怒用肘彎她）說話留神一點兒。

太　太　對不起得很！書記先生，她不能見你，她去學鋼琴去了。

國　恩　學鋼琴？眞使我喜歡。我有一個會彈鋼琴的老婆，那才艷福不淺呢？

太　太　（微笑，但態度極不自然）是的！不過，書記先生！

立　誠　（大笑，拉她的耳朵）別多嘴！

太　太　我們一家如果有其他可以効勞的地方！我們是很喜歡的，書記先生——

國　恩　（怒形於色）其他可以効勞的地方，多謝得很，多謝得很！哼哼哼！

太　太　但是，書記先生，你當然明白的——

立　誠　（怒，揮拳作勢）別胡說！

太　太　貴是貴，賤是賤，我女兒貴運來了，我是不願阻擋的，（粗俗不堪的驕傲）書記先生，你明白麼？

國　恩　明白？不大清楚——喔，是不是，唔，你眞的什麼意思？

太　太　唔，唔，我以爲我的意思，（咳嗽）上天既然注定我女兒是貴命，要做大官府人家的媳婦兒！

國　恩　（從椅子上跳起來）你說什麼？什麼？

立　誠　書記先生，請坐下，請坐下！那老太婆是在說瘋話，——那兒有什麼貴命，那兒有什麼大官府人家的媳婦兒？你爲什麼傻頭傻腦向伍先生說這種蠢話？

太　太　你要罵由你去罵罷。我明白的我自會明白。總理少爺說的話自然是他說的話。

立　誠　（拿起桌上的硯台怒極）你再胡說八道？要不要我把硯台擲在你的頭上？你能夠懂得什麼？他又會說什麼話？——李二先生，列總理明奏！——你到對房裏去！你總不會相信我是這樣一個傻瓜會妄想我的女兒做什麼貴人的媳婦？書記先生，你想我是這種人麼？

國　恩　費老先生，你也不應該那樣瞧不起我呀，你一直是很守信用的！我跟你女兒的親事等於已經訂好了婚約。我在總理衙門裏當書記，總理大人對我又很好，將來的高升，只要我肯利用機會，自然是無可限量的。你明白我對你小姐的用心是很嚴正的，如果你想把女兒嫁個富貴人家的——

太太　書記先生請你說話客氣一點——

立誠　我告你別說話！在先生——別理她。事情還是照舊。我去年不是回答過你麼？現在朝代換了，男女的事情做父母的也不能不適應潮流，由他們自己去作主張，我絕對不願意勉强他們。她認爲你很合適——很好——只要她自己明白她來嫁你是快樂的。她如果搖搖頭，不答應你，做父母的決不能勉强，那末你只好收起這條心，跟她父親好好的喝上三杯老酒，客客氣氣的分手。因爲要跟你白頭到老的是她，不是我呀。父母之命固然是中國的古訓，但我不願意把她不喜歡的人硬縛在她身上做她的丈夫。不然，我到了年紀再老一點的時候，他們會罵我老東西，老混蛋，硬把女兒終身的幸福葬送了！到那個時候，我吃飯，我喝茶，吞下去的一口口都是人家的咒罵，叫我怎麼能活得下去呢？

太太　爽爽快快一句話，——我不答應你！我女兒是要嫁貴人的，如果我丈夫給你說動了幫了你，我就起訴。

立誠　你要我打斷你的骨頭麼？多嘴的老太婆！

國恩　（對立誠）女兒多半喜歡聽從父母的話的！我希望你老先生明瞭我的爲人。

立誠　唉！眞是要命，要我女兒明瞭你才好。像我這樣老古董所看中你的，在漂亮的年青女子看起來，簡直是無關重要。如果你要我考你的四書五經，那我一句句都可以考問你，但是女子的心理太深奧了，決不是我教書先生所能懂得的了。你知道我的話是很直爽的，也許這種話會得罪你，——要是我勸女兒嫁人的話，我決不勸她來嫁你這樣的人。書記先生，你聽我說：要向父親討救兵的情人是不值半文錢的。要用這種陳腐的方法來取得女子的歡心是多麼丟臉的事。如果他沒有勇氣直接向女子攻擊，要用旁敲側擊的方法去取勝，那簡直不是男子漢，好女子也不會願意嫁這種人。他應該在父親背後私下和女兒來往。他應該先使女兒死心塌地的愛他，甚至於丟棄了父母也願意，甚至於拿死來要挾。跪在父母的面前，求她父母給她兩條路——不是讓她嫁心愛的人，便是死。這才是愛情！這樣的人才中我的意。要是他對女子連這點手腕也沒有，那

簡直比蠢貨還不如。

國　恩　（拿起帽子和手杖，匆匆走出門去。）費老先生，多謝你！

誠　（跟在他後面，慢慢地）爲什麼？伍先生，你還沒有喝茶呢！（回來）他不聽我，走了。這位書記先生我一看見就討厭，像他身上有毒汁或是硫磺似的。這個陰險而貌又不揚的壞蛋，像是地獄裏的魔鬼偷漏到世界上來似的，——豬眼一樣的小眼睛，稀疏的頭髮，長而瘦的頭頸，好像上帝造了他之後也看了不順眼，一把抓住他的細頭頸丟棄在旁邊似的。要我女兒葬送在這樣一個流氓身上，她還是死的好。

太　太　他是混蛋！——但是你的嘴要乾淨一點！

立　誠　呀，你也一樣，你中了那貴少爺的毒使我想起了就會渾身不舒服。對於這件事情你也應該聰明一點。你要你女兒做貴人的媳婦，這是什麼意思？如果這句話明天傳了出去，就有像伍國恩這樣造謠言的人把這種話傳到總理衙門裏去，倒霉的將來還是我們。

（費姍珍上手裏拿了一本書）

姍珍　爸爸

立誠　（很和愛的）孩子，我很高興看見你一心在你的書本子上。書是最能安慰人的。

姍珍　我想在書上找點修養，我自己知道太淺薄了。媽，他來過了沒有？

太太　孩子，誰呀？

姍珍　呀，我忘了世界上除了他還有別人呢。他沒有來過麼？定南沒有來過麼？

立誠　（用悲哀而嚴重的聲調）我以為姍珍會在用功研究學問裏忘記他的名字？

姍珍　（注視了她父親有好一會功夫再說話）爸爸，我懂得你。我知道我良心上受了責備，但是太遲了。我聽你的話去用功學問，但是每本書上全有定南的影子，我愈是想忘記，他的影子愈是清楚。爸爸，爸爸，我死也忘不了他。

立誠　（失望的坐入椅內）眞糟極了！這是你研究新文學的好結果。

姍珍　（不安，走向窗）他現在到什麼地方去了？呀，許多高貴的女子去拜訪他，去聽他

說話——他早把我這可憐的女孩子忘了。（她說到可憐兩字，吃了一驚跑到她父親那裏去）不，不，爸爸請原諒我。我決不懊悔。我所要求的——只不過是想想他罷了！這是無傷於別人的。呀！我對他的愛只要像我嘴裏吹出來的一點熱氣，只要吹得到他的臉頰上我就滿意了。我的青春就像一朱脆弱的紫羅蘭花！我願意被踏在他的脚下，爸爸，我不要求什麼！我是一個小蝌蚪，難道小蝌蚪在太陽裏晒晒也要受處罰麼？

立誠（先生氣）我從來沒見過這樣不知自重的女子。（後可憐她）我但願你沒有看見他，那我這老頭兒的殘餘的幸福就是犧牲了也願意。

珊珍（害怕起來）怎麼？怎麼？你說什麼？爸爸，你決不是這個意思。你不知道定南是我的了！天生他就會的是我！（她回想了一會）我第一次看見他，我的血就向臉頰上衝——我渾身都跳動着快樂，每一口氣都好像說「這就是他！」我的心好像也承認這是久等着的心上人，也再三的說「這就是他！」於是整個世界都光明起來，反映着我心裏的快樂！我靈魂裏第一次發出曙光！我心胸裏長出幾千幾百種情感來，好像春天

開的各種的花朵兒一樣。我竟忘記這兒有一個世界，並且這個世界是這樣可親可愛的。

立誠　（生氣地站起來）孩子！什麼我都可以替你做到，爲你犧牲，只是要我答應把你嫁給那總理少爺，那絕對不可能！（憤憤然下）

姍珍　爸爸，我也不一定要嫁他！一生的時間在永生裏僅不過是蒼海中的一粟。一生的時間一會兒像夢一般的過去了。但是，媽，等到將來可恨的階級觀念和窮富界線完全打消了，——我相信總會有這麼一天的，——那時候人人都一律眞正的平等，我就會帶了天眞去嫁他。爸爸常常說人類本來是平等的，階級制度在現在的民國還是前清封建的餘孽，貧富也是資本社會制度所造成的不合理的現象。等到將來一切平等了，那末階級完全沒有用處，眞正的愛情才是無價之寶。那時候，我一定是世界上最高貴的最富有的人，那時候他有什麼比我更高貴更富有呢？

太太　（從坐位上跳起來）姍珍！總理少爺來了，他已經在院子裏了。我像個什麼樣兒，

怎麼諾見他呢，別讀我這窮老太婆給他看見。（下）

（死定南奔上。她顫抖地坐入一張椅內，臉色灰白，身體頭暈。他站在地面前對看了好一會。頓。）

定南　姍珍，你臉色怎麼這樣發白？

姍珍　（站起來擁抱他）沒有什麼，現在你來了，什麼事都沒有了——什麼事都過去了。

定南　（舉她的手到唇邊）我的姍珍還愛我麼？我的心還是昨天的心，你的心沒有改變麼？我特意起到這裏來看看你快樂不快樂，如果你快樂，我也就快樂了。——但是我看你好像很不快樂。

姍珍　不，不，我很快樂！

定南　姍珍，你老實告訴我罷！——你是不快樂。我看到你靈魂的深處，好像看進玻璃裏去一樣。沒有一點黑點兒不受我的注意，沒有一點兒你額上的烏雲不傳達到你情人

的心裏。你究竟有什麼事難過？我請求你告訴我？親愛的姍珍，有什麼事使你傷心？

姍　珍　（很熱切的瞧着他有好一會功夫）定南！這樣的談話使窮人的女兒多麼榮耀，你知道麼？

定　南　（驚）你說什麼？姍珍，告訴我，你怎麼會有這種思想？你是我的！誰說你不是我的？你的靈魂不是整個的在愛我麼？當我跟你在一起的時候，我給你一看我的聰明就失掉了。不跟你在一起的時候，我一夢到你就也會失魂落魄似的！但是你的心胸裏可以使理智與愛情同時並存。

姍　珍　（緊緊他的手，用悲哀的情態搖頭）定南，你真能使我沉醉，沉醉得使我昏睡過去！你真能使我眼前模糊，使我看不到眼前危險的深淵。可是我能夠看到將來階級的阻隔，你的遠大的前程，你父親的反對，還有我家庭的低微。（她渾身抖顫突然放下他的手）定南！我們頭上劈着一把劍。他們一定會把我們分拆開的。

定　南　（跳起來）分拆開！姍珍，你這種恐懼是那兒來的？誰能夠把音樂的和音分拆開，

誰能夠把兩顆相愛的心分拆開？我是內閣總理的兒子，但是在這民國時代，還有什麼貴賤的分別呢？你的眼睛裏早寫明是我的了。我父親的仗勢作惡所引起的人民怨恨，只有愛能夠把牠們軟化。

姍　珍　喔！我怕你那個父親！

定　南　我什麼都不怕，我只怕你不愛我。我們中間如有障礙昇起來，不管那障礙大得像幾重山，我會拿牠當梯子爬到你的懷裏來！惡運的颶風只能吹旺我的愛火，危險只能使我看得你更可貴更可愛。姍珍，請你別再提起害怕！我自己會保護你！你一切都信任我！你不用上天來保佑。我會跟命運奮鬥，為你願受一切的創傷，為你願去取得快樂的甘露，放在愛情的杯子裏奉獻給你。（抱住她）這兩條臂膀終生終世支撐着你。我敢說只有愛才能使我們的靈魂完美。

姍　珍　（掙脫他的擁抱，表示非常不安）不要！我請求你！定南，別再說這種話！你明白不明白——喔，你走開一點，走開一點。你不知道這些希望把我的心撕碎了！（走）

定　南　（攔她）姍珍，別走，別走！爲什麼這樣生氣？爲什麼這樣不高興？

姍　珍　你來之前，我把夢想忘了，我很快樂。現在——現在——從此以後我的心不會再安靜了。狂野的願望會刺痛我的胸口！你去罷！快去罷！你把火星丟進了我安靜的心胸，從此我的心燃燒起來，沒有東西可以熄滅我心頭的火！（她突然離開他，衝出門去，後面跟着定南。）

第二場　總理公館的客廳

（內閣總理范子剛正坐在一只大沙發裏看公事，伍國恩站在下面，必恭必敬的唯唯稱是。）

子　剛　你說什麼？說我家大少爺看上了人？不，不，我決不相信。

國　恩　是，是。不過大人不信，我可以找證據來給大人看。

子　剛　是不是他打一個女人的念頭，向她說說好聽話——假裝愛她！這倒是可能的，也

是可以原諒的。咳，你說她是一個小學教員的女兒？

國　恩　是小學教員叫費立說。

子　剛　長得還漂亮麼？咳，那當然的。

國　恩　（熱心地）回稟大人，她是個最漂亮最動人的小姑娘，簡直滿北京找也找不出第二個來。

子　剛　（笑）哈，哈，我猜你自己一定也看上了那寶貝。

國　恩　不敢，不敢。

子　剛　不過，你聽我說，假如我兒子能跟女總們打來往，那末他不久就可以跟那些常到總統府去的太太小姐們混在一起了！這樣他就有昇官的希望。你說那小姑娘漂亮麼？那我兒子總算有眼光，這使我很喜歡的。假使他騙得動小家碧玉，學點聰明也很要緊，將來就可以跟總統的親戚講戀愛只要婚事有把握，昇做陸軍部長做督軍也不希奇。眞可喜，眞可喜！總算我老運來了！將來兒子出來當了大事，我的地位也就更牢靠了。說

不定我兒子玩的風流把戲還會替我生個白白胖胖的孫子，抱回家裏來，那時候一筆小小的賠償費我也願意拿出。今天吃晚飯時候，應該多喝一杯白蘭地。

國恩　是是，大人多喝一杯酒是應該，不過事實上不能像大人所想的那末圓滿。

子剛　國恩，你以後說話小心一點，不要惹我生氣，一點對上司的規矩都沒有？你是一個小書記，怎麼竟這樣放肆！我知道你的用意是想打倒你的情敵，你自己打不倒我的兒子，你就來利用我來做你的兒手。你的狡猾我難道還不知道麼？你用在別人身上我倒也喜歡，怎麼你用在我頭上來了？

國恩　小人罪該萬死，尚求大人寬恕，說到嫉忌，我始終還沒有跟大少爺爭過一句話。

子剛　有什麼可以爭的呢？譬如洋錢，你從造幣廠裏拿到的和從銀行裏拿到的有什麼兩樣呢？我們做大官的最不在乎這一點。大官大府的小姐那一個是原來貨，結婚在我們本是一種政治作用，新郎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大官府小姐結婚的時候參加結婚典禮的客人中間至少有五六個是她們從前的姘頭。

國恩　是，是，對於這一點，小人只能算是一個小百姓了。

子剛　並且，你不久就要得到勝利了。剛纔我們在總統府裏商量一件極重要的事。你大概有點知道，我們的總統不久要正式娶章大帥的女兒做塡房，因此總統就不得不正式和那非正式的富小姐脫離關係，要使這關係在外表上脫離得乾淨，富小姐就不能不立刻跟別人結婚。你知道這位富小姐在總統那裏的神通比什麼人都大，而我現在能當內閣總理一半還仰仗於她，一半是靠我跟總老的交情。總統正在找一個能跟她結婚的對手，如果給別人搶去，得了總統的信任，那我就完了，要和總統發生親戚的關係，我決定推荐我兒子定南來承乏，你弄得明白麼？

國恩　大人，不大弄得清楚。不過大人做內閣總理的本領實在要比做父親的本領高明得多哩！像大人這樣體貼入微的父親，大少爺又是個最孝順的兒子！不過我心裏還怕他會提抗議。

子剛　好在誰也不敢反對我，只要我說做，誰敢不做！關於富小姐的事，我今天就要向他

提出來，你等着瞧罷。

國　恩　大人，請寬恕我再補充一句話。大少爺的臉色等一會一定很難看，一方面是因爲你給他的新娘他不愜意，一方面也就是因爲你要他和費小姐脫離關係。我再請求你作一個試驗，你再提一個在他比較看得中的女子如果他答應大人，我願意辭退了大人這裏的職位去做三年苦工！

子　剛　（咬唇）那混蛋！

國　恩　大人事情一定是如此的，費家的老太婆傻裏傻氣的透漏了這點消息給我。

子　剛　（在室內踱來踱去壓制他的怒氣）好！好今天一定得把事情解決。

國　恩　不過，請大人記住，大少爺究竟是大人親生的骨肉。

子　剛　你放心，我決不傷害他的。

國　恩　還有，我替大人幫忙擺脫那小姑娘——

子　剛　你要酬報麼？要我幫你成就親事麼？好，好，我答應你！

國　恩　（轉向諸人）永永遠遠願意當大人的奴才。

子　剛　（瞥他）剛才我對你說的秘密，要是你沒有了一個字——

國　恩　（笑）那末就請大人把我假造文據的罪告訴好啦！（下）

子　剛　對了，對了，你沒有危險，你有把柄在我手上，你抓在我的手裏就像魚釣在鈎上一樣。

（一僕上）

僕　總統府侍衛長賈大人求見。

子　剛　呀，巧極了，我正要見他。請他進來，

（賈伯望是個勢利的小人。有人說他從前是總統的嫡背，因爲拍馬本領極高，果然得到總統的特別抬舉，一再昇擢爲總統府的侍衛長。他穿着一身必挺的禮服，成天到晚，追隨在總統的身後，替他照顧一切起居的小事，這就是他唯一的本領。他和范子剛是極熟的朋友。他衝了進來。他的舉止粗率，他的言詞急迫。）

伯　望　子剛兄，好呀！對不起得很，好幾天沒有來拜訪你了。實在忙得利害。總老要請客啦，裝修新公館啦，買新汽車啦，實在眞是忙不過來。這兩天總老還要吃點補藥，又得要小弟替他去備辦。

子　剛　能著多勞。這樣重要的事非老兄去辦，總老是不會滿意的呀。

伯　望　這兩天眞倒霉，亂子一件件的發生。那紅幫裁縫眞把我氣壞了，籌備總老的婚事，我做了兩套禮服，穿了五次樣子，我看來看去還是不稱身，你看豈有此理不豈有此理！

子　剛　眞是豈有此禮！

伯　望　總老叫我今天早上陪他到六國飯店去回拜章大帥，我半夜三點鐘就把禮服穿好了，那知道汽車在路上抛了錨，眞把我急死了，馬上雇了洋車回家，再坐了那輛舊汽車到總統府，正好是五點三刻，總老還沒起身，可把我已經急得一身冷汗。

子　剛　這是你機警，才沒有出亂子。伯望兄，你早上跟總老談話了沒有？

伯　望　（表重要似的）整整談了二十分鐘三十秒。

子剛　眞的麼？那你一定有重要的消息報告給我？

伯望　（嚴重的，過了好一會功夫）總老說他心裏很快樂！

子剛　天啦！可是，伯望兄，我有更重要的消息告訴你聽。富瑞英小姐要做我的媳婦了。……這不是很新鮮的消息麼？

伯望　眞的麼？已經同意了麼？

子剛　已經決定了，請你去通知一聲富小姐，我兒子馬上去拜訪她。並且你可以把我兒子結婚的事隨便宣佈出去。

伯望　恭喜老哥！恭喜老哥！這樣好消息我聽了眞喜歡極了！讓我立刻飛到富小姐那裏去報告喜訊。再會。（熱烈的拉住他的手）不到半點鐘功夫包你全北京城會知道這個好消息！（下）

子剛　（輕蔑的笑）誰說這種人在世界上沒有用處呢？現在我兒子不能不答應，不然他自己失了信用。（打鈴——伍國恩上）請大少爺來。（伍國恩下，范子剛在室內踱

來踐去滿是心事。）

（范定南上）

定南　爸爸叫我有什麼事！

子剛　我不叫你！你總不來看我。定南，我留心你很久了，你從前年青活潑的態度怎麼完全沒有了。我看你的臉色好像很憂愁似的：你避開你父親，你避開社會。定南，太不成器了！在你的年齡，荒蕩的行爲倒可以原諒的，無緣無故的憂愁是最要不得的，你將來的幸福讓我來替你安排，你只要照我的計劃去做就是了。來，定南，走過來一點。

定南　爸爸，你今天對我特別好——

子剛　「今天？」你這忘恩負義的東西！難道我對你好僅僅是今天麼？（嚴重的）定南！你想我冒了千險萬難去求得總統的寵幸究竟爲的是誰？我違背了良心做出那種違背天意的事究竟爲的是誰？定南，你聽我說，前任的內閣總理是誰下的毒手沒有人知道，但你是我的兒子，我不能不告訴你。下毒手的就是我。我顧不得交情，我也顧不得手

段，定南，你說，我究竟爲的是誰？

定南（害怕得向後退）爸爸，總不是爲我罷？決不會爲我而殺人罷？——天呀，要是爸爸拿我來作犯罪的藉口，我情願沒有生在這世界上！

子剛 你說什麼？——怎麼？——你這糊塗腦經裏的傻念頭——定南——你不要再惹我生氣——你這忘恩負義的兒子！我爲你整晚整晚的睡不熟，這就是你的報答？我日夜計謀的無非爲你的好處？爲你背了良心去做事？責任我來負，呪罵我來受，好處你來得。

定南（向天舉起右手）我向天賭呪，要我父親犯了罪去得來的遺產，我不願意接受。

子剛 別胡說，你總是要惹我生氣。老實說，沒有你父親，你只好當苦工！

定南 不過，比陰謀好一點。

子剛（抑制他的怒）只有强迫你，你才知道爸爸給你的好處。我已經給你的好處，你還睡在鼓裏，你十二歲我就替你捐了一個知縣，二十歲就在胡大帥那裏捐了一個副

官。後來送你出洋，回來就補上校，當陸軍部參議！這都是總老對你的特別恩典：年青青的當參議能有幾個，將來帶兵昇實缺，起碼是個師長。你的前途非常遠大！只要總統高興，放你一個一省的督軍，三省的巡按，或是五省的總督。只要做上幾年，有了實力，要運動做總統也是極容易的事。這點前途難道引不起你的野心麼？

定南　不能。我的前途的觀念跟爸爸替我打算的完全不同。你的所謂前途是要犧牲別人來成就你自己的。嫉忌，恐怖，雖恨是追求你這種前程的必然結果，你要把我造成一個軍閥，造成一個禍國殃民的罪人。我自己的前途的快樂是要在我自己身體裏面去找。我一切的願望都集中在我的心靈上。我只求心靈上的安慰，我不要世俗的名利的虛榮。

子剛　好極了！佩服極了！好聰明的主意！這是我三十年來第一次聽到這樣好教訓！可惜我年紀老了，這種教訓有點受不進去。但是我決心替你找一個人，常常在你旁邊接受你的教訓，因為沒有人接受你這樣好教訓，實在太可惜了，我要你——我要你今天！

——就要親！

定南　（驚而後退）爸爸——

子剛　慢一點回答我。我已經替你向富瑞英小姐提過婚事了。我立刻要你去見富小姐，向她親口提出來。

定南　富瑞英小姐？

子剛　我猜你不會不知道她罷！

定南　（熱情的）她的壞名聲全國那一個不知道，爸爸，請你原諒我，我想爸爸跟我開玩笑罷。你做父親的難道要兒子去娶一個妓女不如的當媳婦麼？

子剛　那你錯了，要是她願意嫁給我這樣的老頭兒的話，我都願意去向她求婚。

定南　我請求爸爸別再提了。爸爸再要提，我就不敢再做爸爸的兒子了。

子剛　你瘋了！麼富小姐是總統的相好，你做總統相好的丈夫不是你跟總統有同樣高貴的地位了麼？這樣高貴的身份誰都求之而不得。

定南　爸爸我眞不明白你！你說這是高貴的身份麼？這種身份實在比什麼低微的人還要卑鄙。（范子剛突然大笑起來）你要笑我由你笑，你是我父親我總該忍受。不過做一個現成的烏龜，我還有什麼臉去見總統？一個低微的工人還有權力去娶一個規規矩矩的姑娘。我還有什麼臉去見社會上的人！去見那娼婦自己！她倒想在我清白的身份裏洗清她一身的骯髒。

子剛　你這種觀念是從那兒來的？

定南　爸爸，我求求你罷。你使兒子終身痛苦，你做父親的也不見得會快樂。我的性命如果犧牲了可以使你昇官，我願意你犧牲了我罷。你是我生身的父親，只要你有幸福，我決不遲疑犧牲我自己。但是爸爸，我的清白的人格不能隨便犧牲的呀！如果你把我人格犧牲了，那我的生命只是痛苦罷了，活不如死！那時候，我也認不得你是我爸爸了。

子剛　（很和氣的拍拍他的肩）你別着急。我知道你是一個勇敢的高貴的好青年，你應該娶一個最清白最聰明最漂亮最高貴的閨閣小姐——我一定替你說周安仁公

使的大小姐周慧貞小姐，你看好不好！

定南　（又驚跳起來）難道你一定不肯饒赦我麼？

子剛　（用懷疑的眼光看他）這門親事總該不會損害你的清白的人格了罷。

定南　爸爸，當然不會，周慧貞是全國聞名的賢慧小姐，誰娶了她誰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自語，心裏痛苦極了）他的殘暴倒不能傷害我的心，現在他的好心倒使我的心痛得炸裂開來似的。

子剛　（他的眼睛注視着定南）現在你總該感激我了罷。

定南　（走近他父親）爸爸，你的好意我心裏實在萬分的感激，我不知道怎樣感謝你才好。你的選擇是再好沒有，但是——我不能——我不敢——喔，爸爸，可憐我罷，我不能跟周小姐結婚！

子剛　（退後）哈！哈！現在給我抓住了，年青的好少爺！你這狡猾的孤狸已經落到陷坑裏了。噢，原來你是個可惡的假君子。你不願意跟富小姐結婚原來不是爲了清白的人

格！也不是爲了什麼身份。你害怕的是結婚！（定南起先呆住了，後來他恢復神志，準備急急的退出屋子去。）你往那兒去？站住！你對你父親好孝順！（定南慢吞吞的回轉來。）富小姐在等你。我已經答應了總統！全北京的官員，全北京的人都相信這件事情已經決定了，你要我當衆出醜麼！你要我在總統和富小姐面前丟臉麼？話已經說了出去，事情已經答應了人家，叫我有什麼面孔收回來！你在外面做得好事！你怎麼啦！你爲什麼臉色發白？你爲什麼要發抖？

定南　（臉失色，發抖）怎麼？——什麼？——沒有什麼——爸爸！沒有什麼！

子剛　（給他一可怕的眼色）如果有什麼不正當的原因，如果給我發現你反對我的根源，好好！你瞧着罷！現在我要你替我滾開，等在外頭！我要你去見富小姐，你就得馬上去！總統他還怕我三分；我倒要看看你這不肖的兒子怕不怕我！（走去，又回來）記住，你要是不肯去見富小姐，看你怕不怕我的脾氣！（下）

定南　（好像從夢中醒過來）他走了麼！這是不是父親的聲音？好，我去！我去看她！我跟

她痛痛快快說一說，叫她認識認識自己的妖形。那個時候，看她願不願意跟我結婚。全北京的人都恭維你，都拍你的馬屁，我可要當面羞辱你一頓！

——幕下——

第二幕

第一場　富瑞英小姐的坐起間

（富小姐坐在梳妝台前整理頭髮，香姐站在窗口瞧着外面街上。香姐走過來。）

香　姐　我看不見范家大少爺的車子。

瑞　英　（很煩躁似的在室內走來走去）香姐，我今天不知道什麼緣故心裏煩得利害？我從前從來沒有這樣過——你說你不看見麼……當然今天的會面他不見得是很起勁的——我心裏悶得像犯了什麼重罪似的。香姐，你去叫車夫把那輛汽車預備好讓我到城外去透透空氣。我要看看青的天綠的地，我不能再這樣困悶下去！

香　姐　小姐如果覺得氣悶，爲什麼不請人來吃吃飯打打牌呢？你叫總統老爺下個帖子，

誰都會喜出望外的來把結你，陪你頑耍呢。要是我有力量，要總統老爺跟那些大官大員怎麼樣就怎麼樣，什麼頑鬧都沒有！

瑞　英　別再說這樣話罷，跟這班人在一起只有痛苦，能使我少受一點鐘這樣的罪，就是要我送掉一樣寶貝，我也願意……這班人老是在我屋子的四圍站着，眼光短淺利慾動心的可憐蟲，他們要是偶然聽到一句坦白懇切的話，就會嚇得像見鬼一樣！這班人才是眞正的奴才，眞正的傀儡，後面有一根線給人家牽着，你要他怎麼樣，他就怎麼樣。這班沒有血氣的混蛋，他們的靈魂像鐘表一樣，完全是機器，問他們話，他們的回答是預先可以猜得到的。你想跟這種人在一起有什麼趣味呢？這班人自己的意見一點不敢表示，只怕跟我的意見不同，你想跟他們談話有什麼意思？這班人還是滾開罷。沒有一點烈性的馬騎了也自討沒趣。（走到窗口）

瑞　姐　不過總統老爺總是例外罷。他待你多好，你要什麼他就給你什麼，他年紀又不老，又能幹，又聰明。

瑞英　你難道還不懂得我心裏的痛苦，要拿這種話來刺我的心麽？你說世界上的人都嫉忌我，實際上他們應該可憐我。我要什麽他就給我什麽那是不錯的，正像一個魔術家他要空地上立刻有一座華麗的宮殿，宮殿就造起來了。他可以把最珍貴的寶石放在我梳粧台上，他可以替我造一所最華麗的花園，他可以把我走過的路都舖上絨毯，他可以把全國的民脂民膏都搜括來供給我一個人享用。但是他不能滿足我心裏一種偉大的情感的要求！他的貧乏的簡單的腦筋連半點兒高貴的思想都沒有唉！在這雍容富貴的大海裏我的心仍然是又飢又渴。我在這裏只能有物質上享受的滿足罷了，精神上的貧窮竟比什麽人都不如。

香姐　（以驚異的眼光看她）好小姐，你眞使我奇怪！我服侍小姐多少年，從來沒有聽見小姐講這種話！

瑞英　因爲這是我第一次把眞心話告訴你聽。我的身體雖然賣給總統老爺，但是我的心還是我自己的——這顆心還是很純潔的，還值得獻給一位高尚的人！這顆心沒有

給官僚的腐敗空氣所損壞，像一面澄潔的鏡子一樣，吹上了一口氣只不過暫時有點模糊罷了。我的靈魂早想在這惡濁的環境裏奮鬥革命，打出到這黑暗圈子外面去，但就爲了一點野心，這野心使我忍耐到現在！

香　姐　你這樣一位好心腸的小姐也有野心麼？

瑞　英　爲了這點野心，我忍受了一切的羞辱，一切的痛苦！（放手在香姐肩上）香姐，你相信我，女子的命運就在掌權和侍候兩種裏挑選一樣，如果說有侍候我心愛的男子的最大的人生快樂，掌權的樂趣也就變成毫無價值了。

香　姐　眞想不到在你嘴裏聽到這種話！

瑞　英　香姐，你懂不懂，女子喜歡弄權是天性，她天生願意做主動的角色，我近來的放縱生活，你大概看得出罷，是無非要麻醉我心上的一樁憾事。

香　姐　（驚得後退）小姐，怎麼你說這種話？

瑞　英　（用更大的熱情講）我無非想壓制我心弦的跳動。我要我想念的人我心愛的

人，沒有他，我願意死，我只要聽他親口說我爲愛她而流的眼淚比我的身上珍珠寶石還要來得光亮，那時候我願意拋棄一切奢華的生活和珍珠寶貝去跟我心愛的人跑到海角天涯去！

香　姐　（驚看着她）天呀！小姐，你定一定心罷！

瑞　英　（也驚）你爲什麼聽了臉色發白！我說了什麼話！不過你既然聽我說了這許多話，讓我全告訴你罷！不過你得賭咒絕對保守秘密。

香　姐　（向四圍瞧看）我怕，小姐——我怕聽下去！我已經聽得夠多的了！

瑞　英　我跟范參議范總理少爺的婚事，你一定跟別人一樣以爲是政府的陰謀！香姐，你不要難爲情——你不要爲我害羞——這是我的愛情的計謀！

香　姐　天哪！我也猜到了一點兒！

瑞　英　是的，香姐，他們都被我騙了。軟弱無用的總統，詭計多端的內閣總理——傻頭傻腦的賈伯望都以爲我的結婚是使我和總老的關係繼續保持下去！並且更加穩固起

來但不知這次結婚使我和總統的關係可以完全從此斷絕，這厭惡的生活在我就此可以告一段落，要欺侮人的反被欺侮了，還是我這孤苦無依的女子佔了勝利。他們不知道把我心愛的人帶給我結婚——我日夜所夢想的就是這個。只要等他是我的了——只要是我的，喔，那時候，一切榮華富貴我就永遠也不要了。

（一總統府老僕拿了一盒珠寶手飾上）

老僕　總統老爺叫奴才送一盒珠寶手飾來給小姐，作爲小姐出嫁的禮物。老爺託意大利公使買的，剛從歐洲帶來。

瑞英　（打開手飾盒子，吃驚）這樣貴重的珠寶，總老化了多少錢買來的？

老僕　不化什麼錢！

瑞英　不化什麼錢！你瘋了麼？（退後一兩步）老頭兒！你爲什麼要用這麼眼光瞪着我，好像要吃我下去似的。你說這盒手飾不化什麼錢麼？

老僕　昨天有兩千個年青老百姓上船到意大利去做工。他們的賣身錢付了這盒手飾

的代價。

瑞　英　（把手飾盒放下在室內走來走去半晌向老僕說道）老頭兒，你爲什麼難過？你爲什麼哭呀！

老　僕　（擦眼淚發抖）爲了這盒手飾，我的兩個外甥也給憲兵抓去了，送上到意大利去的船。

瑞　英　但是他們都是自願去的呀！

老　僕　（苦笑）報上說得好聽，自願！這兩千個小伙子那一個不是從鄉下去抓來的，叫他們到意大利去做工，不願意去就得每家派上十塊錢的什麼捐，其實這兩年天災人禍，田裏收成一點也沒有，老百姓的錢早給他們收括乾淨了，那裏來有錢捐，不捐憲兵就抓人。昨天押上船，在碼頭上有人不肯上船，憲兵馬上拿出手槍來一鎗把他打死了，一脚就把屍首踢到水裏去。我的女兒昨天才從鄉下趕上來哭得眼睛都腫了，求我救救她的兩個兒子，我馬上就去求老太太，但是老太太反而叫我少管閒事，老爺又不在

家，我沒法祇好跑到碼頭上去求憲兵。

瑞　英　這件事怎麼我一點也不知道呀？

老　僕　小姐怎麼會知道？昨天小姐不是跟總老上天津去的麼？正在老爺跟小姐上車的時候，這兩千個小伙子押上了大輪船，那景象眞慘呀，鄉下老頭兒和老太婆眼淚汪汪的往船上衝，嘴裏亂嚷，憲兵就橫了鎗向他們亂刺，血塗得他們滿臉滿身，還有幾個新結婚的年輕鄉下女人，哭着要向海裏跳，都給憲兵抓回來，碼頭上一片哭聲，淒慘極了，有幾個老頭兒拿拐杖向憲兵那邊丟過去，有的站在那裏發抖，一點主意也沒有！

瑞　英　（滿是情感地站起來）把這些手飾拿去——牠們的光芒好像是地獄裏的火焰，老頭兒，別太傷心，我一定替你想法把兩個外甥救回來。

老　僕　小姐眞是好心腸，聽衙門裏的老李說這班人到外國去做工，說是每月有工錢寄到家裏來，其實是賣給外國人當牛馬奴隸，去得回不得，永遠沒有回家的希望了，我的兩個外甥站在甲板上兩眼望着我，求着我救他們，我心裏痛得比死還難過！

瑞　英　（心裏大爲激動，在室內走來走去）可怕！眞可怕！要害老百姓苦到什麼地步呢？現在我眼睛看清楚了，原來這班做官的這樣胡作胡爲！好，你回去罷！告訴老爺我親自來謝他。這兒一張卡片你拿到憲兵司令部去。叫他們立刻放你的兩個外甥出來……這是我爲你對我說眞話的一點報答。

老　僕　（感激得跪下來）謝謝小姐的救命恩德那末讓我趕快去罷，遲了怕要來不及。

（下）

瑞　英　（深思了一會，向香姐）聽說河南山西一帶今年大水災，總有十幾萬百姓無家可歸，你知道是眞的麼？

（她撥鈴）

香　姐　怎麼小姐會想起這種事來了？是的，的確是事實，有幾千難民跑到北京來，前天都給憲兵趕出去了。聽說餓死的人眞不少。（一僕人上）

僕　人　小姐有什麼吩咐？

瑞　英　把這盒手飾交給我的賬房，叫他分批的拿到珠寶店裏去賣掉，賣來的錢分給城外的難民。

香　姐　小姐，你再考慮一下，這怕會使總統老爺不高興的罷。

瑞　英　（莊嚴的）我難道願意戴幾千人民做奴隸得來的骯髒手飾麼？（她把手一揮，僕人拿匣下）難道你願意拿人民的痛苦換得我的虛榮麼？我情願帶假手飾這樣良心上反而快樂得多。

香　姐　但是這顆粒金鋼石多麼名貴呀！爲什麼你不把壞一點的給他們呢？小姐，這眞是太傻了。

瑞　英　你才傻呢。做了這件好事，才有更寶貴更美麗的鑽石手飾，比世界上一切珍珠寶貝都還要寶貝的手飾，會到我這裏來呢。

（一僕人上）

僕　人　范定南范參議到。

香　姐　（急忙跑過去幫助富小姐，因爲她幾乎昏暈過去了）小姐天哪，你臉色多慘白呀！

瑞　英　他是世界上唯一使我發抖的人——（向僕人）我不舒服——但是等一等——范參議說什麼？——怎麼？——喔，香姐！我臉色好像有病似的，是不是？

香　姐　我請小姐鎮靜一點。

僕　人　小姐的意思是不是回覆他不在家？

瑞　英　告訴他——我願意見他。（僕人下）香姐，我對他說什麼話呢？我不說話罷！不成，不成，我怕他一定會看不起我！喔，他一定會的！呀，我心裏憂急死了！香姐，你別走，不要走，不要走——你留在這裏——

香　姐　小姐，鎮靜一點，范少爺馬上——

（范定南上）

定　南　（略鞠一躬）不會打擾你麼？

瑞　英　（明顯的很感情地）不，一點也不，范先生。

定　南　我是受家父的命來看小姐的。

瑞　英　那我很感謝你令尊。

定　南　家父叫我向你說我們的婚事已經決定了。家父派我來的使命已經完了。

瑞　英　（臉色改變，發抖）那末你心裏願意不願意呢？

定　南　做官的和當妓院老闆的是向來不管人家心裏願意不願意的。

瑞　英　（感情激動得幾乎說不上話來）你自己——你自己沒有什麼話要說麼？

定　南　（看着瑞英）有很多話，富小姐，有很多話！

瑞　英　（揮手叫香姐退）請先生坐到這兒來，好不好？

定　南　富小姐，我的話很簡單。

瑞　英　請說！

定　南　我是一個人格高尚的人！

瑞　英　我欽佩你的就爲這個。

定　南　我是一個青白的男子！

瑞　英　我也知道！

定　南　我是一個軍人！

瑞　英　（用柔軟熱情的態度和音調）這還是你普通的好處，你和許多人所共有的。還是有你特有的高貴的品性你怎麼一字也不提呢？

定　南　（冷冷的）在這兒提是多事的。

瑞　英　（更煩悶不安）你這許多話是什麼用意呢？

定　南　（慢的，但很強韌的）這是高尚人格的抗議——你以爲强迫跟我結婚是應該的麼？

瑞　英　（開始生氣）范先生，你這是什麼話？

定　南　（平靜的）這是我心裏的話——我清白的人格的話——是軍人的老實話？

瑞　英　你的軍職是總統賞給你的。

定　南　給我軍職的是國家，不過借總統的手罷了。我的高貴的人格和清白的身份是天和祖宗傳給我的。

瑞　英　但是你有現在的地位是總統——

定　南　總統對我的好處固然很多，但不能因此出賣我的人格我的靈魂，萬一他强迫我這樣做的時候，我願意拋棄一切的榮華富貴，去過我自己理想的生活。

瑞　英　（痛苦之至，轉身開去）范先生，你爲什麼要拿這種話來痛苦我呢？

定　南　（走近一步，鞠躬謝罪）對不起得很，小姐，今天在特殊情況之下使我們見面，逼迫我把我心底裏的隱藏着的情感宣露給你聽。我眞不懂，像你這樣年青漂亮，有精神有才具的小姐，那一個不羨慕的小姐，去姘上又老又糊塗的總統，他是個俗極不堪的人，除了愛你的漂亮之外，什麼他都不會了解你——可是你一點不知羞恥，並且到那老糊塗正式要娶親的時候，你竟還要求嫁一個高貴清白的男子！

瑞　英　（用驕傲的態度瞧着他）請你痛痛快快說下去。

定　南　好，我就說下去，你是一個虛榮、淺薄、驕傲、浪漫的享樂主義者，你把總統抓在手上替你壓榨平民出賣國家利益來滿足你的私慾。

瑞　英　你說完了沒有？

定　南　沒有！你作威作福，自以爲有權有勢，毫無半點兒羞恥。雖然近來做了幾件好事，但好事終掩不過你的罪惡。我現在說完了。

瑞　英　（很柔和但很莊重）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聽人這樣對我講話——你也是我唯一值得好好回答的人。你拒絕我的婚事使我非常尊敬你。你的攻擊我，我完全原諒你，因爲我知道你是誤解我。我有權力把你置之於死地，但你如此大胆的敢對我說，不外乎兩種心理：第一種你是知道我有高貴的人格不會跟你計較這一點，第二種便是你發了瘋了。你把人民的痛苦的責任放在我身上那你太不辨是非了。將來是有公論，現在不必多說；至於你說我好像是一個驕奢淫浪無恥的女子，那你眞是所謂以耳代目，

讓我辯白給你聽。

定　南　好，我洗耳恭聽。

瑞　英　我從來沒有講給人家聽過；但是今天我願意親口講給范先生聽，你不要以爲我是一個冒險的投機家，你不要以爲我做了總統的外婦就輕視我的身份。我的父親叫富雲卿，在光緒十五年以翰林放湖南道台，後來因爲不滿意清廷壓迫漢人，他祕密加入了革命黨，被人密報，給慈禧太后一道密旨全家在長沙遭了難，我幸而被舅父帶走，逃到了上海，就依靠着舅父過活，舅父還送我進教會學堂讀書，我家在湖南的祖產充了公，弟兄姊妹都死了，只剩下我一個人還在世上。後來舅父又一病不起——我變成一個無依無靠孤苦伶仃的弱女子，從湖南帶出來的錢也用完了，弄得告貸無門。

（定南注意地聽，用同情的眼光看着富小姐）

瑞　英　（更情感的繼續下去）幸而那時候推翻滿清革命已經成功，民國已經成立，我弄了一筆盤纏，回到湖南，託人向督軍衙門要求發還祖產，我從小嬌生慣養，親戚看我

窮了也都假裝癡呆不來理我，沒法只好自己到督軍府去亂闖。那時湖南的督軍就是現在的這位大總統，他就利用這機會，說了多少甜言蜜語，對我獻了多少的慇懃，把我委託的事都辦妥。（她情感洶湧，帶着哭聲說下面的話）我那時畢目無親——一般勢利的親戚使我想起來就痛恨，我明知道他的愛是靠不住的，但他既然如此的追求我，逼迫我，我也就無法不再接受了。（轉開身去）但是你現在反來責備我。

定　南　（很受感動）……

瑞　英　他的作威作福，胡作妄為，我沒有一次不勸他，為了這些事我不知道跟他衝突了多少次，我的生命就在痛苦和矛盾裏過了這六年。

定　南　（大為感動，走近她）天哪！我眞一點不知道，我太錯怪了你了！我眞該死！不問一切的就責備你。你怕不能原諒我罷。

瑞　英　（壓制住自己的情感）再聽我說下去！後來他跟東邊的野心的一個國家訂了密約，賄賂國會議員，到北邊來當了大總統，他亂殺反對他的青年，派兵去打反對他的

軍隊，鬧得遍地兵亂荒年，那時候不是我竭力的阻止他，不是我竭力的營救那班無辜的青年，阻擋他幾次的出兵騷擾民間，只怕他早就做不成大總統了。他對我那兒有什麼眞的感情，他對女人老是厭舊喜新，頑夠了就丟開了，我何嘗不明白這一點，幸而我還讀過幾年書，到他家裏以後，就替他出主意，辦公事，他也落得省事，許多事情都由我辦去，因此不知多少人給我私下釋放出去，多少人給我減輕處罰，我的筆下超生，不知團聚了多少夫婦，團圓了多少家庭。多少壞人，仗勢欺人都給我一筆打倒下來。多少混賬的政客都壞在我的手上。這些事情我從來不願意跟人家講，也不願意人家知道，不過我只要一個人知道，這個人我唯獨不願意他誤會我，我就會了他忍受了一切的責備，我就會了他甘願忍受一切的痛苦——只有他能酬勞我一切的辛苦，只有他能補償我過去一切的悲哀，這個年青人就是我日夜夢寐所熱愛所鍾情的。

定南　（阻擋她）不要再說了，不要再說下去了。你已經越越了我們談話的範圍！你洗清了自己的罪惡，可把我變成犯罪的人了！我請求你，饒恕我罷！我的心已經痛苦昏亂

到了極頂，原諒我罷！

瑞　英　（抓住他的手）你一定得聽我說！你現在就得聽我說，不然永遠聽不到了。我對他的一點愛情支持我活到今天！定南，你聽我說，如果有一個不幸的女子熱烈的愛上了你，對你是一種說不盡滅不掉的愛，將你抱在胸口——愛你愛到不顧一切的跪在你面前，投入你的懷裏，（很熱切的懇求地擁抱他）如果她這樣熱情的愛你，你對她會不會冷淡，以身份門第的不同來拒絕她麼？如果她只有你能夠給她希望，只有你能夠給她快樂，（轉開她的頭，用顫抖的聲音說）你會置她於不理麼？你願意不願意讓她去失望，讓她滅絕她的生機，讓她因要忘記你的影子不得不更加墮落下去——

定　南　（大受感情衝突，但竭力的擺脫她）天呀！我實在忍受不了啦！好小姐，我不能不把我的情感寄託的所在跟我現在的境遇告訴給你聽。

瑞　英　（急速的離開他）喔！現在不要說！我請求你。饒了我罷。我的心已經給你撕碎了，有了千百個創口在流着血，饒了我這可怕的一刻功夫罷。你的回答就是我的生死關

定

頭——我不敢——我不願意聽！

南　可是，小姐，我一定得講你聽，我所講的可以減輕我對你剛才冒昧的罪，我請求你原諒我的過去。我從前對你完全是誤解了，我起先來的時候是來譏笑你的，我要你痛恨我。如果我們眞能達到這個目的，倒也幸運了——（他停住，續說時他吞吞吐吐的）小姐，我愛——我愛上了一個窮苦平民的女兒——她的名字叫費姍珍，一位小學教員的女兒。（富瑞英臉色泛白，轉開頭，去痛苦之至）我知道我自己投入了危險的深淵——雖然理智勸告我把這熱情藏起來，我的身份地位阻止我去跟她來往，但是我已經做了罪人了！我先把姍珍天眞的寧靜破壞了，我使她心裏起幻想的希望，使她受我熱情的摧殘。親戚朋友都給我勸告，我自己的前程，我父親替我預定的計劃都不允許我這樣做——但是什麼都阻擋不了我熱烈的愛——我的希望愈阻擋愈熱切了，使我的天性和社會的成見水火不相容的隔在兩邊——將來我的愛能戰勝，還是社會的名利思想戰勝，還在不可知之中。（富瑞英在聽他說這段話的時候已慢慢退

縮到屋角裏去，用兩手蓋住臉。定南走近她）小姐，你怎麼說！

瑞　英　（極端痛苦的聲音）沒有話說！——沒有話說！不過這樣毀了你自己跟我……還有一個第三者。

定　南　第三者？

瑞　英　你要跟費姍珍結婚永遠是不可能的；你跟我結婚也不會快樂的。我們都要成爲你父親的犧牲者。你被別人强迫着做我的丈夫，我怎麼能夠希望得到你的眞心呢？

定　南　小姐，强迫我？你也要强迫我？我的心早已屬於別人，你也願意强迫我跟你結婚麼？——你願意把那天眞小姑娘一切快樂希望所屬的男子搶去麼？富小姐，你眞願意這樣做麼？——你在不到一分鐘以前還是個最慈愛最高貴的女子，現在就忍心這樣做麼？

瑞　英　我要做的，因爲我不能不這樣做！（很誠懇而堅定的）我對你的熱情，定南，勝過我對你的慈愛。我的地位沒有第二條路可走——我們的結婚已經是全城皆知，全國

皆知，每個人的注意都在我們身上，如果說是有人拒絕我的婚姻；這在總統的面子上怎麼下得去！——你如果能夠的話，不妨勸勸你父親不要太心急，你可以儘你的力量設法擺脫這件婚事。但是我已經下了決心。我的炸彈決心放下去了，看它炸成什麼樣我都聽天由命。

（富瑞英下。定南驚得呆住了一會，然後衝出門去）

第二場　費立誠的家裏

（費太太坐着縫衣和費姍珍隨便談話，費立誠從外面回來。）

立誠　呀！呀！糟透啦！我早料到會出亂子的！

姍珍　（熱切的走向他）爸爸，什麼事？什麼事？

立誠　（在室內急躁地跑來跑去）我的馬褂快一點，快一點！我一定先去看他——我說，馬褂快點拿出來！我早料到事情會來的。

姍　珍　爸爸！請你快告訴我，到底是怎麼一會事？

費太太　立誠，到底是什麼事？什麼事把你嚇到這般田地？

立　誠　什麼事？我爲了你們急得鬍鬚都白了，什麼事？我爲了你們日夜不得安寧。你這老混蛋，害得我好苦呀！

費太太　又要發老脾氣了！事情弄糟，總是我的不是！

立　誠　還不是你的不是？難道是我的不是？你這多嘴的老太婆，正是你！今天早上你提起那倒霉的總理少爺的時候，我不是說過結果一定不會好，可不是麼？那個書記官伍國恩眞不是個東西，他胡說八道的亂宣傳。

費太太　啊呀天呀！但是你怎麼知道的呢？

立　誠　我怎麼知道？——你瞧，總理大人已經派人來要我這個人了。

姍　珍　（臉色轉白坐了下來）喔，喔，天呀！我眞痛苦呀！

立　誠　你也痛苦麼？（苦笑）但是對的，對的！老話說得好！有個漂亮的女兒天生就是倒

霉的。

費太太　但是你怎麼知道是爲了姍珍的事呢？說不定有人介紹你見總理大人——總理衙門裏要請你去當文案。

立　誠　我不做這種倒霉的昇官夢！文案，你願意當文案太太，我倒不願意當文案哩。

姍　珍　（坐倒在沙發，臉色慘白如死灰）爸爸！媽媽！喔，我的心痛得像刀割一般。

立　誠　（怒得跳了起來）那混蛋的書記官總有一天給我痛打一頓！我要打得他身上紅一塊青一塊，打得他皮破血流，打得他骨斷筋折，打得他變成泥漿——你瞧着罷！

費太太　好，好，你多咒罵幾句罷！你也只會在家裏亂罵人，亂鬧！主意一點也沒有！喔，天呀！叫我去問誰呢？我們怎麼辦呢？誰能夠替我們出主意呢？立誠，你現在怎麼又不說話了？

（她歇斯的里的哭起來了）

立　誠　我立刻到總理衙門去。我要放大了胆當面從頭至尾告訴他。你知道得比我早，你怎麼可以瞞着不告訴我！我早應該好好的勸勸我女兒。那時候還不至於弄到這般糟！

但是，你瞞着我——不但瞞着我，還要從旁幫助還要火裏添柴。這是你弄的亂子，你一個人去當，你自己造的酒，你自己去喝，我預備帶女兒到南方去了。

（定南由外衝入，面現驚惶之色，喘着氣）

定　南　我父親來過沒有？

（四人同時說話）

姍　珍　（驚得退後）他的父親，我的天呀！

費太太　（絞着手）總理大人到這兒來？

立　誠　（苦笑）謝天謝地？我們的好處來了！

定　南　（衝至姍珍面前，拉住她兩手）就是我們中間再長個天地出來隔開我們，你還是我的！

姍　珍　定南，你說什麼！你剛才好像說了一個極可怕的名字？你的父親？

定　南　不要害怕！危險已經過去了！我又在你的身邊了，我又是你的了！讓我在你面前定一定神。剛才這一點鐘眞是可怕極了！

珊　珍　剛才什麼可怕？定南，回答我！——我害怕得要命呢！

定　南　（退後，很熱切的看着她，於是用嚴重的音調說）珊珍，剛才有人把我的心跟你幾乎隔開了——剛才我對你的愛幾乎在良心面前發生了動搖，幾乎有人把我愛你的心搶了一部份去！（珊珍坐在椅內，手掩住臉。定南一聲不响地站着看她，於是決心地轉開身去，說道）不成，不成！富小姐，一定不成，你的要求太過份了！我決不能讓這樣一個天眞的女孩子犧牲在你脚下。不成，我不能收回我已經發過的誓言，她那震動我靈魂的眼睛說得比雷還响！富小姐，你看看她罷！不近人情的父親，你看看她罷！你願意我損毀這小天使麼？（決心地轉向她）不！我要生跟她在一起，我要死跟她死在一處！我對她的純正的愛難道是犯罪的麼？（他握住她的手，把她從沙發上拉起來了）你征服了我了——我從可怕的衝突裏戰勝了！

珊　珍　定南，你老老實實告訴我，不要隱藏一點兒！什麼可怕的事都得勇敢的告訴我！你說你父親？又說什麼富小姐？我的心抖得要昏過去了——聽說富小姐要嫁人了！

定　南　（完全決定跪在她脚下）是的，嫁給我這是我父親安排的！

姗　珍　（頓住了一會用顫抖而安靜的聲音說）噢——我爲什麽要害怕呢？我父親常常告訴我說你決不會屬於我的。但是我很堅決，我不相信他。（又頓住，她哭倒在父親的懷裏）爸爸，現在女兒又是你的了！爸爸，原諒我！這不是你女兒的不是，夢做得多麽的美麗，醒來是多麽的可怕！

立　誠　姗珍！姗珍！——喔，慈悲的菩薩呀！她發了瘋了！我的孩子，我可憐的孩子，引誘你的眞該死！替你牽引的你的媽媽也眞該死！

費太太　（哭倒在她女兒肩上）孩子，我該不該受你爸爸的咒罵？范少爺，菩薩饒赦你罷！我可憐的孩子倒底犯了什麽過失，要叫她受這樣的痛苦呢！

定　南　（決心地）我要把他們的陰謀一概揭穿。我要把他們的成見一律打破——我是一個自由的人，挑選我自由的配偶。我要用愛的力量擊敗這些孤羣狗黨！（走）

姗　珍　（從沙發裏顫抖地站起來，意欲追他）別走，別走！你往那兒去？爸爸！媽媽！他在這

樣可怕的時候丟棄了我們走了。

費太太　（很快的走近他，拉住他）總理大人就要來了！他一定會侮辱我孩子，他一定會欺侮我們全家！可是，范少爺，你反走了不管了。

立誠　（歇斯的里地狂笑）丟了我們不管了？當然他不管了！有什麼東西可以阻擋他呢？我的女兒把一切都給了他了。（用一隻手抓住定南，另一隻手抓住姍珍）年青的少爺，聽我說，你要出我的屋子，你得在我女兒身上走出去。如果你還有一點兒良心的話，你應該等你父親來，你要親口告訴你父親如何引誘她，如何使她死心眼兒的愛上了你，不然的話，（他把姍珍用力地推向他）你替我把這小東西弄死了罷，免得再在世上出醜丟臉！

定南　（回來，在室內踱來踱去）這是對的，總理大人的權力是大的！他是我生身的父親！就是犯了罪，做兒子的還得應該孝順他！但是愛情可以勝過孝心。姍珍，你聽我說，把手給我！（緊緊的握住她的手）我對你賭咒，像一個臨終的人的懺悔一樣的至誠——

——我們兩個人的手有分開的一天也就是我死的一天！

姍　珍　你的樣子多可怕呀！把頭轉開去罷！你的嘴唇在發抖了——你的眼珠轉動得多可怕呀！——

定　南　姍珍，你別怕！你別以爲我發瘋了——在這困悶到極點的時候，我下了最大的決心，這決心使我困悶的胸襟寬鬆了一下。姍珍，我愛你！——你一定得是我的！我已經下了最後的決定。讓我去見我父親！

（他衝出去，恰巧他父親進來）

子　剛　（進門）噢！原來他在這裏！

（人人驚惶失措）

定　南　（退後幾步）你到這乾淨的地方來幹什麼？

子　剛　乾淨的地方？這兒就是兒子學得好孝順的地方。

定　南　你聽我說——

子　剛　（阻止他轉身向立誠）我猜這位就是她的父親？

立　誠　我就是費立誠。

子　剛　（向費太太）你就是她的母親，是不是？

費太太　是的！，就是她的不幸的母親！

定　南　（向立誠）費老伯，你把姍珍帶到隔壁屋子裏去罷，她要昏過去了？

子　剛　不用担心！我會叫她不昏過去。（向姍珍）你認識總理少爺有多久了？

姍　珍　（胆怯的）我從來沒有想到他是總理大人的少爺。我只曉得他叫范定南，從去年十一月起他就認得我。

定　南　並且很愛她？

子　剛　（怒向其子）別插嘴！你的不孝我還有別的機會問你。（向姍珍）我等着你回答。

姍　珍　他向我表示永遠愛我。

定　南　並且我一定遵守我的誓言。

子　剛　（向定南）難道我一定要命令你不講話麼？（向姍珍）你接受他的起誓麼？

姍　珍　（很溫柔的）我接受的，並且我向他也起了誓。

定　南　（堅決的）我們這誓約是無法毀棄的。

子　剛　（向定南）你再敢來插嘴？（向姍珍，輕蔑的）他每次上你這兒來，一定化了不少錢啦？

姍　珍　我不懂你什麼意思。

子　剛　（侮辱的笑）喔，眞的——我的意思說，因爲什麼事都有他的代價，你讓他到你這兒來玩，不見得不要他化錢罷，或者是他玩玩你，你也玩玩他！彼此彼此，是不是？

定　南　（怒）簡直是地獄裏的魔鬼。這是什麼意思？

姍　珍　（用尊嚴而富於感情的態度向定南）范家大少爺，你現在自由了。

定　南　爸爸！雖然在窮苦人家，純潔的美德是應該尊重的。

子　剛　（高聲大笑）天大的笑話！做父親的應該尊敬他兒子私下結識的娼婦！

姍　珍　喔，天呀！（她倒下來昏過去了）

定　南　（拍桌）爸爸，你是我生身的父親，不過到今天爲止，我願意從此脫離父子關係！

立　誠　（他一直站在旁邊發抖，現在他走前來，時而咬牙切齒的痛恨，時而害怕地畏縮）總理大人，這孩子是我的性命。請原諒我，大人。誰侮辱我孩子就是侮辱我自己，誰侮辱我女兒，我就會侮辱他——一報還一報，這是公道。請原諒我，大人！

費太太　菩薩救救我們罷！我們沒有作什麼孽呀！

子　剛　什麼？老鴇娘也要多嘴麼？烏老闆，我們的事情停一會再解決。

立　誠　總理大人，你弄錯了！我不姓烏，我姓費。我們這兒也不是什麼妓院，你們衙門公館裏可以開妓院，我們清白窮人家裏倒從來不開妓院，大人，請原諒我說話粗直。

費太太　你老頭兒別再胡說八道啦！你要害你女兒和老婆麼？

定　南　（向他父親）你到這兒來太沒有道理了，你有話跟我說，何必跟他們鬧呢？

立誠（走來近）簡簡括括的說——請原諒我，大人——你在衙門裏可以由你耀武揚威——可是這是我自己的家。我有什麼公事要呈請政府，那你當然是我的上司，我是你的奴才……可是毫沒有禮貌的闖到我屋子裏來，我可不能不下逐客令了——大人，請原諒我！

子剛（怒得臉色發白，走近立誠）什麼？你這老狗敢說這樣大胆的話？

立誠（退後幾步）大人，這是我的一個意思。——請原諒！

子剛（大怒）混賬忘八東西！你說話莽撞總理大人，就請你坐監牢。——（對他的幾個跟進來的警差說）把本區的警察局長找來。（幾個警差下去，范子剛很生氣的在室內踱來踱去）老頭兒坐監牢，老太婆跟那小姑娘到看守所去！這幾個窮鬼還要使老子生氣！這班混蛋東西破壞我的計劃，挑撥我父子的感情？我恨透了你們，我非把你們全家弄得家破人亡，才消我心頭的一口氣！

定南（向費立誠用很堅決的態度）喔——不會的。你們不用怕。有我，我來保護你們。

（用輕視的態度向范子剛）你不能這樣無禮！爲你自己，我勸你不要用武力。我心裏還有一小角沒有報你。喔，你不要逼得我太急呀！

子剛　閉嘴！不孝的兒子！不要使我發火！

立誠　（從痴呆裏醒過來，向費太太）你，你照顧好我的孩子。我去見大總統去。總統府的本管家是我遠房的親戚，不至於見不到。（急速的走下）

子剛　你要到總統那兒去？你別忘記你要見總統，先得來見我，你走不過我這個門檻你永遠見不到總統。你這傻瓜，你要去見總統訴你的苦告我的狀麼？好的，只要你願意坐黑牢坐到瘦得像一個活骷髏，坐在沒有一絲光線一點聲音的黑監裏，那時候你的眼睛張得像銅鈴一樣的大，還是看不見一樣東西，你痛苦得咬緊牙關，鐵鏈沈重地圈在你的頭上，你會抱怨說：我悔不該當初得罪總理大人。這種苦頭不是人所能忍受得了的。

（警察局長帶領幾個警察上，警察局長向總理大人行禮）

定　南　（跪到姍珍身邊，姍珍却昏倒在他手臂里）姍珍快來救她！她嚇壞了！

（費立誠拿起他的手杖，戴上帽子，預備抵抗，費太太跪在總理大人面前）

子　剛　（對警察局長）你替我把這一家人全抓起來。定南，你把這小娼婦交給他們！不管她昏過去沒昏過去，把她的手拷起來，抓出去！

費太太　好老爺，饒了我們罷！好老爺，饒了我們罷！

立　誠　（把她從地上猛拉起來）你要跪去跪在菩薩面前，你這個老太婆，向這班混蛋官下跪值得麼？要我吃官司就吃官司！

子　剛　（咬嘴唇）混蛋，你還不知道我的權力麼？看你這腦袋保得住保不住！（向警察）你們還不快快替我動手！

（他們走近姍珍，但范定南站在她面前）

定　南　（兇猛的）誰敢碰她！（他從口袋拿出一根手錶）誰碰她一下就吃我的手槍。（向父親）為你自己的安全計，別再來逼我！

子　剛　鼠胆的混賬東西，這點險都不肯冒麼？

（他們又走近去抓姍珍）

定　南　混賬忘八蛋！還不替我滾開！（他用手鎗逼他們退後。向其父）我再警告你一次——你攷慮一下自己的安全！別逼得我太急了！

子　剛　（大怒，向警察們）混賬東西！你們不聽我命令麼！（警察又向前進）

定　南　你一定逼我向他們開鎗麼？（先退一兩步，警察一擁而上，他就開了兩鎗，打傷了兩個警察，警察不敢再上前）

子　剛　（怒到極點）你打我罷，看你敢不敢打我！（他走過去，一把把姍珍抓過來交給警察長，定南只好退後）

定　南　你，你！（退後）你眞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鬼！那兒是政治家，難怪全國的人民沒有一個不切齒痛恨你！

子　剛　（向警察）把她帶走！

定　南　你一定要把她送進看守所，我就也進看守所！你還堅持麼？

子　剛　你進不進隨你的便！把她帶走！

定　南　你再堅持，我就登報聲明脫離父子關係！

子　剛　只要看你在那一份報上登得出來。走走！

（定南把姍珍從警察手中搶回來，一隻手拿着手鎗對準她的胸口）

定　南　你如果再堅持，我就一鎗先打死姍珍，再打死我自己！

子　剛　你打！

定　南　（把姍珍放手，拿鎗的手也垂了下來，仰天嘆氣）唉，什麼方法都用盡了，還救不了她！現在你逼得我無路可走，只好用最卑鄙的手段對付你了！（向父親耳邊高聲說話）我就到總統那兒去告發你的陰謀，證據全在我身邊！（下）

子　剛　（好像雷轟頭頂）什麼？他說什麼？——定南，趕快放那小姑娘！趕快去把大少爺找回來。（自己也進出去）

—卷下—

第三幕

第一場　總理衙門裏

（總理大人在室內踱來踱去，伍國恩站在一旁。）

子　剛　這件事情弄得糟透啦！

國　恩　大人，我早就料到。反對只能激怒他，不能改換他的態度。

子　剛　我當時把一切的希望都放在這上頭。我以爲那姑娘只要在公衆地方受了侮辱，我兒子就會不要她的。

國　恩　你的意思好極了！只要你眞正的當衆侮辱她！

子　剛　可是——當我冷靜的回想一下，我不應該怕我自己的兒子。他不過是口頭威脅

威脅罷了。

國恩　不要太肯定罷！一個人感情太興奮的時候，什麼傻事都幹得出來！你大人不是常常說你大少爺不滿意於大人麼，我早就看出來了。他的一番從德國帶回來的理論，當然不合中國的環境。他講的什麼人格的修養精神的鍛鍊在中國官場裏簡直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荒謬奇聞；做官的應該能屈能伸，能大能小，總是辦法。不過你這位大少爺太年青太直，對於這遲緩曲折的陰謀還不感到興趣。

子國剛　（不耐煩的）但是你這些高論對於我們這件事的進行上有什麼關係呢？

恩　大人，這不過是指出病根在那裏，所以也許對於你的尋求挽救方法上有點幫助。照你大少爺的性格——對不起恕我直說——是不能跟我們太親信的，也不能逼得他過分做我們的敵人。他對於你握得政權的手段是非常反對的！他如果不是你的兒子，早就會把你的祕密宣佈出去，或是告發了你了！你只要給他一個疏遠父子感情的機會，譬如你反對他的戀愛事件，他就會以愛國者自居不認你大人爲父親而來告發

你大人。他拿大義滅親這個漂亮題目來做兒子立刻可以得到全國的注意與同情，使你處於必敗的地步！

子　剛　國恩！國恩！你帶我走的路多危險呀！

國　恩　別怕，大人，我會帶你回到平安的路上來！大人肯准我放肆的說麼？

子　剛　（重重的坐入一張椅內）成，成，說罷！

國　恩　那麼請原諒我。在我看來，大人之所以有這樣的權威，有今天的地位，全靠計謀的巧用。現在你做父親爲什麼不用同樣的方法呢？爲什麼大人要公然跟你大少爺作對呢？你應該對你大少爺的戀愛事件只當一點也不知道。你應該拿那姑娘作你攻擊的目標，保持你大少爺的好感；好像聰明的將軍不攻打敵人的主力，而想法使敵人內鬨！

子　剛　但是怎麼能使他們內鬨呢？

國　恩　那很簡單——就是現在你還不能算輸呀！暫時請大人忘掉自己是他的父親，不要正面硬反對他的戀愛，因爲愈反對他愈堅決。讓我來利用他們戀愛的熱力弄出一

條毒蛇來咬死自己。

子　剛　不壞。說下去。

國　恩　我知道大少爺的妒嫉心是跟愛一樣的强烈。讓他懷疑那姑娘變心，可能不可能倒沒有關係。只要有一點酵母就可以使整塊麵包發酵。

子　剛　但是這酵母什麼地方去找呢？

國　恩　現在我的要緊關鍵到了不過我先得請你告訴我，你大少爺的婚事究竟有多大關係？如果他跟那窮姑娘來往，不跟富小姐結婚，到底有多大關係？

子　剛　國恩，你怎麼會問這句話？如果他不能跟富小姐結婚，那我整個的地位就會發生動搖；反過來說，要是我逼我兒子逼得太利害，那我又得有殺身之禍。

國　恩　現在，大人，請聽我說：你大少爺必須落到我網裏來。你必須要用整個的權力來攻擊他的愛人。我們想法叫她寫一封情書，寫給第三者，再把那封信很巧妙的落到你大少爺的手裏去。

子　剛　好可笑的主意！你以爲她肯寫這樣自殺的信麼？

國　恩　只要你答應我照我的計劃去做，她不會不寫。我明白她的心情很清楚；她有兩個弱點，從這兩個弱點可以攻擊她的良心一是她的父親，一是你家大少爺。大小爺當然不成問題，所以我們要從她父親方面入手。

子　剛　怎麼辦呢？

國　恩　照大人剛才講的在他家裏所發生的事情看來，那老頭兒是很容易用官司來威脅他的。

子　剛　但是，國恩，不要把事情弄得太嚴重呀。

國　恩　不會的，大人請放心。我只要嚇得他們完全受我們的支配就成了。——所以那老頭兒一定得抓起來，那老太婆也要；然後我們談到他犯的罪，判他死刑，判他終身監禁，只要他女兒肯寫那封信我們就放她父親。

子　剛　好極了！好極了！現在我有點懂得你了！

國恩　珊珍很愛她父親。只要她父親生命上有危險，或是終身要坐監牢——並且她是她父親受難的起因使她受良心上的責備——還有，她要跟大少爺結婚完全是絕望——這樣一來她的腦子會昏亂起來，我的計劃也就成功了。她一定會落到我的網裏來。

子剛　我的兒子呢？難道他不會發覺你的計謀？這不是使他更記恨更要拚命麼？

國恩　請大人把這件事完全交給我！我要她和她的全家都向我發誓不把這個祕密洩漏出去，我才放那老頭兒！

子剛　發誓？可笑，可笑！發誓有什麼用呢？

國恩　在我們這班人是沒有用處，不過他們這些老實人是很有力量的。用這個方法真可說一舉而兩得。那姑娘失掉了她的情人，還要壞了名譽：那一對老頭兒受了惡運的磨折，把氣焰消滅乾淨，卑躬屈膝的來求我，那時候我只要說願意娶他們的女兒，他們一定會高興得像得了特赦似的，還會當我是恩人呢。

子　剛　（搖頭微笑）好狡猾的壞東西我承認我還不及你利害好聰明的鬼計真所謂青出於藍，不愧是我的下屬。不過第二個問題是那封信寫給誰呢？說穿跟誰在私下戀愛呢？

國　恩　這個人對於大少爺的婚事要有他自己事業成敗的關係才與。

子　剛　（想了一會）我想不起什麼人，除了賈伯望賈侍衛長？

國　恩　（聳聳肩）賈侍衛長！要是我是費姍珍，我決不會要他做我的情人的。

子　剛　爲什麼不會是他？他是北京城裏穿得最時髦的人！滿身都是香水，滿臉都是雪花膏，說起話來扭扭捏捏像個十七歲的小姑娘，難道這樣的人物不配做小家碧玉的情郎麼？並且一個人妒嫉了，什麼事都容易相信。讓我立刻去請賈伯望來。（搖鈴）

國　恩　那末就請大人負責跟他談妥，叫警察廳把老頭兒抓進來，我去進行那封信的事。

子　剛　（坐下來寫信）好，去罷；信寫好了，拿來給我看。（伍國恩下）

（子剛寫好了信，站起來把信交給進來的傭人）

子剛　叫警察廳的便衣偵探立刻去抓那個人，不要遲誤，再打電話去請賈侍衛來。

僕人　賈大人的車子剛到，正在外面要求見大人呢。

子剛　那好極了。你吩咐警察廳抓人的時候要小心，不要驚動人家，只說是請他們到警察廳去有話說就是了。

僕人　大人，是，是。

子剛　你懂麼？這件事要做得絕對秘密。

僕人　是，是，大人。（僕人下）

（賈伯望上）

伯望　（很匆忙的）我車子走過這裏，特意進來看望看望老朋友！你好麼？我記掛得很呢！呀，你知道麼，譚鑫培今晚在丹仙唱戲。是一個雙台，第一齣是罵殿，壓軸是李陵碑。全北京城都轟動了！你當然要去看的囉？我早定了兩個包廂。呀？

子剛　還有一件轟動的事，幾乎把我們都要轟糟了！你知道我要我兒子娶富小姐：這完

全爲的是我們兩個人的前程！伯望兄，我們的計劃恐怕要失敗了。我兒子不肯娶富小姐！

伯　望　不肯？不肯娶她？糟了！我把這件婚事傳遍了全北京城。人人都在談論你家大少爺娶富小姐的事。

子　剛　那末人人會說你造謠言，瞎宣傳——總之，我兒子定而愛上了別的女人了。

伯　望　喔，你說笑話罷！你兒子愛上了別的女人那有什麼關係呢？

子　剛　可是我那傻兒子就會了這個堅決不肯娶富小姐。

伯　望　這樣的好運氣他不接受豈不是發了瘋麼？

子　剛　你自己問他罷，你聽聽他的回答。

伯　望　但是，我的天呀，他會怎麼樣回答我呢？

子　剛　他會向世界宣佈我們的罪狀——說我們如何謀害前任總理的性命，如何假造證據和文件——他要我們革職查辦，殺頭鎗斃——這就是他會回答你的話。

伯　望　你也瘋了麼？

子　剛　沒有瘋，他就是這樣回答我的。他幾乎眞的要去告發了後來我只好完全屈服，丟棄了整個計劃，他才軟化下來。伯望兄，你看怎麼辦？

伯　望　（呆住了）那我也想不出什麼辦法了！

子　剛　本來這件事也不急。不過我的暗探報告我方博古快要去向富小姐求婚了。

伯　望　這眞糟極了！你說誰要去求婚？——方博古？——你知道我們是死寃家呀？你曉不曉得我們怎樣結的死寃家？

子　剛　我從來沒有聽見過！

伯　望　你聽到了頭髮都會一根根豎起來！你知道十年前我在天然池當擦背的時候，他是我一間裏的同事，有一天袁老大人在公館裏洗澡，叫我們去擦背，應該輪到我，並且我衣服都穿好了，預備動身，他走上來搶，冷不防他一拳把我從樓梯上頭打下來，我睡了一個多月才起來，幾乎把命都送在他手上。你看這傢伙可惡不可惡？

子　剛　可惡極了！

伯　望　後來我約好了幾個拜把弟兄，在澡堂門口等他幾天，他怕得不敢出門，後來袁老大人又來叫，我去把事實稟告袁老大人，袁老大人要抓他，他才邀人出來向我陪禮講和，不是袁老大人替他講情，我怎麼肯輕易饒赦他。

子　剛　這個傢伙居然要跟富小姐結婚了，總老恐怕要信任他不信任你了！

伯　望　這……這怎麼好！失了我的命根子，這怎麼得了。但是爲什麼是他呢？爲什麼一定要他呢？

子　剛　因爲我兒子定南不肯，沒有別的人選了。

伯　望　但是有什麼方法沒有叫你兒子答應呢？不管費多大的事，不管費多少錢，總得要想法子把事情弄成功。只要把可恨的方博古打倒，我什麼事都肯答應。

子　剛　我知道有一個方法可以成功，這全看你肯不肯。

伯　望　我？你說，你說！

子剛　你一定得想法叫定商和他的愛人吵架？

伯望　吵架？你什麼意思？——這怎麼成呢？

子剛　只要我兒子懷疑他的愛人，我們就勝利了！

伯望　噢，你意思把那姑娘搶回來麼？

子剛　不是，不是。這有什麼用呢？我的意思要她私底下跟別人講戀愛。

伯望　別人？誰呢？

子剛　你自己！

伯望　怎麼？我做她的情人？她是不是做官人家的小姐？

子剛　這有什麼關係？她是教書先生的女兒。

伯望　窮人家的孩子？那怎麼成！

子剛　為什麼不成？難道講戀愛要看家譜的麼？

伯望　不是這個意思。不過你也得想一想我在政界上的身份，又是一個有幾個大小老

婆的人！跟一個窮人家的女孩子講戀愛，我的名譽有關！

子　剛　喔，不錯，這又是一件事！伯望兄，千對不起萬對不起，我忘了你老兄是個道德君子，只講正義不講勢力的正人君子！這些把戲本是多餘。我們的談話到此爲止罷。

伯　望　老兄，你不要那樣性急呀。我並不是這個意思！

子　剛　（冷淡的）不，不！你的話完全對的。我這個官做得厭倦極了。這種把戲我也不願意再玩了，我明天就向總老辭職，再向方博古道個雙喜。這個倒霉的官我不想再做下去了。

伯　望　那末我怎麼辦呢？你說得那末寫意！你是有學問有地位，不做官不要緊！可是，我呢，沒有總老照顧，還能吃安逸飯麼？難道叫我回澡堂子去當擦背麼？

子　剛　老兄自己在說笑話！——不過這種笑話不大時髦了罷！

伯　望　（作揖）好大哥，親愛的老兄，我請求你放棄這種念頭。我什麼事情都肯答應！

子　剛　那末你願意那小姑娘的情書上面寫你的名字？

伯　望　好，好！成，成！

子　剛　把信落在我兒子容易拾到的地方。

伯　望　我可以到陸軍部去拜客，出來的時候，把信落在他辦事房的門口。

子　剛　如果有人問你，你得承認是她的情人？

伯　望　一言爲定！你兒子我本來要教訓他一頓！我教他少管管我跟女人的事。

子　剛　好！——這樣才是我的好朋友！信我叫她立刻就寫！晚上到我這兒來拿信，你應該怎麼辦我們到晚上再詳細的討論！

伯　望　我還有十六處客要拜。那末晚上見。（走）

子　剛　伯望兄，你對人家說話要小心呀。（他揿鈴）

伯　望　老兄放心！晚上見。

（伯望下，國恩上。）

國　恩　那老頭兒和老太婆已經抓起來了，一點沒有驚動人家。請大人看一看這封信。

子剛（看完信）好極了好極了！聰明的書記！像這種毒藥什麼强壯的人吃了都能立刻就死！那賈伯翠也上了我的鈎了。你趕快去和那老頭兒講條件，再到那姑娘那兒去寫這封信。

國恩　大人，遵命！（國恩下時幕亦下來）

第二場　費家屋子裏

（范定南和費珊珍在談話）

珊珍　我請求你別再說下去罷！我再也不希望有什麼快樂的日子過了。我的希望都完了。

定南　我倒覺得快樂極了！我父親已經動了氣了！他會大大的攻擊我們！他會把我逐出門去！他不要我做兒子，我也不認他是父親。我只認得他是一個陰謀殺人的兇犯！大義滅親我一定要把他謀害人的事實宣佈給全國人知道。這是極危險的時候——極端

的危險才能使我在戀愛上作極端勇敢的舉動！——姍珍，你聽我說！我有一個念頭，偉大得無限制得像神聖的愛一樣——在你，姍珍，我，和愛中間是另有一個天地！你感覺到還缺少什麼不會？

姍珍　喔！別再說下去了！別說了！我害怕不知道你會說出什麼話來！

定南　這個世界既然不承認我們，我們何必一定要得到這個世界的好感？我們爲什麼不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甚至於到外國去，你的美麗的眼睛在北方在南方在東半球在西半球一樣的會發光。不論什麼地方只要有姍珍愛我，那地方就是我的故鄉！你在荒蕪的沙漠上的脚印在我比金碧輝煌的宮殿還要來得寶貴而親切。城市的奢華我們不希罕。我們只要住在能看得見日出和日沒，什麼偉大的藝術作品在我們美麗的生活面前都會減色。夜晚會把我們包在一個懷裏，溫柔的月亮會靜聽着我們的情話，閃耀的星光綴成我們心底裏的詩句！姍珍，在這種環境裏我們的情話會像泉水一般的洶湧而出，永遠也流瀉不完。喔，我的姍珍的一笑就夠我講上一百年，我的姍珍的一

滴淚珠足夠我欣賞一生一世。

姍　珍　難道你除了愛就沒有旁的責任了麼？

定　南　（懷抱她）在沒有完全得到你之前，我的心只有愛你一個念頭，眼前我只有愛你一個責任！

姍　珍　（很嚴重的）那末請你停止——趕快離開我。我父親沒有家產，沒有地位，只有一個女兒是他的寶貝——他明天六十歲了——如果你再不放鬆我，你父親一定會向我父親尋事的！你父親的怨氣會完全結在我父親身上！那是一定的。

定　南　（阻止她）你父親可以跟我們一塊兒去！姍珍，你不要再反對罷！——我把所有的東西都去變現錢，再借用父親的名義借一筆款子！搶强盜的錢是不傷天理的，拿他賣國得來的錢財是不犯法的。今天晚上半夜一點鐘我把汽車放來接你，你預備好，我們一同逃到南方去！

姍　珍　隨你逃到那兒去，你父親總有權力抓你回來，他眞的要害我們，隨你逃到外國去

也不中用。不定南！如果要我們犯了罪才能使你我結合，我還有勇氣拒絕你！

定　南　（憂鬱地低聲說）眞的麼？

姍　珍　拒絕你？——喔！太可怕了！想到了使我的心也碎了，臉色也變白了！定南！拒絕你！我從來沒有怕有過你，怎麼可以說拒絕你？你的心仍然是你自己的。——我沒有權力來要求你什麼，所以我的要求撤回。

定　南　（震抽的動作，咬下唇）你撤回！

姍　珍　不！你瞧着我，親愛的定南，不要恨得咬牙切齒！來，讓我來做個勇敢的榜樣給你看。讓我做個女英雄給你瞧——讓我來團圓你們父子。我是一個罪人，我不應該跟你講戀愛，我不應該存驕傲而愚蠢的妄想，我現在的痛苦就是我應得的處罰。喔！讓我犧牲罷，讓我有爲你們而犧牲的安慰罷。——這是我最後一點滿足，最後的一點要求，定南，請你答應了我罷。（定南這時煩躁憤怒得呆了過去，忽然間他跑到書桌邊，拿起桌上的書撕得粉碎，丟在地上用脚踏，又把桌上放着一只大瓷瓶拿起來，先把瓶裏的花丟

在地上用脚踏，再把瓶丟到屋角裏去：把瓶丟個粉碎，仰天大笑）定南！——天呀！你什麼意思？不要這樣沒有男子的勇氣！現在需要堅强的決心，這是我們分手的一天！親愛的定南，你有一顆熱烈的心，你的愛是深不可測是廣寬無邊——但是我希望你把這愛給那比我高貴比我值得的人！——她不用再妒忌我是最運氣的女子！（抑制她自己的眼淚）你再也看不見我了！讓我這虛榮而失望的女子躲到孤單的角落裏去心傷流淚到死罷。我在這世界上的一切希望都毀了——不過我還靠着這愛的死灰的餘燼度過我這殘生，枯花雖死，香氣還在，這留剩的香氣就是我生命的呼吸。（給他顫抖的手，臉轉開去）范大少爺，再會！

定　南　（從癡呆裏醒過來）姍珍！我們逃走罷！難道你眞的拒絕我麼？

姍　珍　（此時已退到屋的一角上去，用兩手遮住臉）我的責任命令我留在這兒受苦。

定　南　毒蛇！你說謊——一定有別的原因要你留在這兒！

姍　珍　（用最傷心的音調說）你這樣相信罷——使我們的分手更容易忍受一點。

定　南　什麼？你眞是爲了愛父親而丟棄愛情麼？你以爲可以騙得我相信麼？——一定是什麼別的男人你愛上了，我查出來了，要你們死！（下）

姍　珍　（她坐倒在椅子上一動也不動。後來她站起來，走向前，向四圍膽怯地看看）我的爸爸媽媽到那兒去了？——我爸爸說幾分鐘就回來，現在快五個鐘頭了——會不會有什麼意外的事——天呀！怎麼一會事呀？爲什麼我的心跳到那末厲害呀？

（伍國恩上，站在後面沒有給珊珍看見。）

姍　珍　不會眞的有什麼事。——這不過是我的血太熱了興奮出來的幻想。心裏一有害怕，眼裏就會見神見鬼。

國　恩　（走近她）小姐，好麼？

姍　珍　天哪！誰在說話？（看見他，驚向後退）哈可怕！可怕！我的惡運眞的來了麼？怪不得心驚肉跳！（用輕視的眼光看國恩）你來找總理大人麼？他不在這裏了。

國　恩　小姐，我是來找你！

姍　珍　你到這兒來找我幹什麼？

國　恩　我是你父親叫我帶信來的。

姍　珍　（激怒）我父親？喔，我父親在那兒？

國　恩　他在他不大喜歡住的地方！

姍　珍　什麼！什麼！你說什麼！喔！我的天呀！我父親在什麼地方呀？

國　恩　假使你一定要知道的話——他在監牢裏！

姍　珍　（眼睛向着天）眞會有這樣的事！——眞會有這樣的事！你說他在監牢裏？爲什麼他要在監牢裏。

國　恩　這是大總統的命令。

姍　珍　總統？

國　恩　總統大人以爲得罪他代表人就是得罪他自己！

姍　珍　怎麼？怎麼？喔，我的天呀！

國　恩　上天給他應得的處罰。總統大人要他作個榜樣！

姍　珍　他有什麼罪要受罰？——這，這實實在在是我害他的——我現在覺到我的心除了定南之外還愛着一個人！這個人我不能讓他爲我受痛苦！總統大人得罪了？到底是誰得罪了誰？難道世界上沒有天理了麼（她停頓了一會，轉向國恩）那末定南呢？

國　恩　他要是不肯跟富小姐結婚，總理大人決定跟他斷絕父子關係，革職再驅逐出國。

姍　珍　多可怕！可是在我們兩個人中間他還是個幸運者。他沒有父親損失——不過沒有父親也就夠痛苦的了！——我父親因得罪了總統大人而坐監牢——我的定南又得要革職驅逐出國！眞正可以敬佩極了！狡黠恨毒到了極頂了。不，還沒有到極頂——我的媽到那兒去了？

國　恩　也在監牢裏。

姍　珍　（失望的微笑）現在到了極頂了。只剩了我一個人還自由！我的一切悲哀，快樂都沒有了！甚至於對天的責任也沒有了！我什麼都沒有了！（可怕的停頓）你還有什

麼別的話要說麼？你儘管說罷，我什麼都不怕了。

國　恩　已經發生的事情你都知道了？

姍　珍　不過沒有發生的事我還不知道！（又停頓，她從頭到脚細看國恩）你這不幸的人！你做了這樣傷心的工作，只怕永遠得不到快樂的了。使人家受難是悲哀的——但做壞消息的傳達者是眞正可怕極了。如果人家的一點痛苦能使你得到百兩黃金，我也不願意做你這樣的壞蛋！——還會發生什麼事？

國　恩　我不知道。

姍　珍　你假裝不知道？這個黑暗的使者說話的聲音都發抖了，他的臉上明明是一股殺氣，倒說是沒有什麼？到底還會發生什麼事？你說總統要拿他做榜樣？什麼叫做榜樣？

國　恩　你不必再問。

姍　珍　可怕的東西！不知道那一個魔鬼教得你這樣壞的！你有意要人家多受些痛苦，零零碎碎的給人受罪，不肯爽爽快快的一刀！說呀！我爸爸究竟怎麼啦？只怕你就是宣布

人家死刑，也至多不過輕蔑的一笑罷了！倒底什麼事你要這樣躊躇不肯說話呢？說呀！讓我死活也早一點知道！究竟我爸怎麼啦？

國　恩　你父親犯的是緊急治安法。

姍　珍　什麼！我不大懂得你們的法律。什麼叫緊急治安法？

國　恩　犯了這條法，不是終身監禁就是死罪。

姍　珍　（堅決的）呀！謝謝你。（由旁門急忙忙下）

國　恩　（驚懼）這是什麼意思？——難道她——糟了，糟了——她不會——我去追她去。她眞是自殺了我是要負責任的。（他向門走去的時候，珊珍已穿了大衣上）

姍　珍　對不起，我不能不鎖門。

國　恩　你匆匆忙忙到什麼地方去？

姍　珍　（走過他）到總統府去告狀。

國　恩　（驚，阻擋她）什麼？什麼地方去？

姍　珍　我到總統衙門喊冤去！你聽見麼？既然是總統要我爸的命，我就向他求去。不過我知道這決不是總統的意思，這是總統四圍的壞蛋的意思。他至多不過出個名義蓋個章罷了。

國　恩　（突然大笑）到總統衙門告狀去！

姍　珍　我知道你這笑我的意思——你一定以爲在總統衙門那裏也決得不到同情——但是我不管他們笑我，不理我——我還是要去。做大總統的他那裏知道民間的痛苦，我要親口告訴他，我要把民間流離失所的痛苦活活的描寫給他看，他聽了一定會毛髮都豎起來，我會在他耳朵裏叫出那種民間悲慘的呼聲給他聽，叫他聽了也會怕得目瞪口呆。我求他主持公道，求他釋放我爸爸。（走）

國　恩　當然應該去！再沒有比你這一番更聰明的了，我竭力的勸你去。去，去，我相信總統老爺一定會答應你的要求。

姍　珍　（突然停止）你說什麼？——你自己也這樣勸我麼？（很快的退回來）我怎麼

辦呢？這個人既然贊成，事情一定不會好。——你怎麼知道總統會接受我的請求？

國　恩　因爲他接受了立刻有酬報。

姍　珍　有酬報？他要多少酬報？

國　恩　你這位豔麗的告狀人就是他的酬報！

姍　珍　（站着一聲不響，心中紊亂——低聲說）我的天呀！

國　恩　用這樣高貴的價格來買你父親的命算不得估價太高罷。

姍　珍　（憤怒極了）不錯，喔！不錯！大人物包圍在自己的罪惡裏，好像包圍在衞隊的鎗刺裏頭一樣。爸爸，上天保佑你！你孩子可以爲你死，但不能爲你犯罪。

國　恩　好，我就把你這一句話回覆你這可憐的父親，他聽了一定很安慰。他說「我女兒害我入地獄；但是將來我女兒也會帶我昇天。」我現在趕快去回覆他罷。（假裝要走的樣子）

姍　珍　（追上去，拉他回來）等一等！等一等！請你等一分鐘！我害爸爸進地獄！我一定得

把他救出來！說呀！告訴我！我應該怎麼辦！

國　恩　只有一個方法可以救你父親！

姍　珍　什麼方法呢？

國　恩　並且你父親也贊成——

姍　珍　我爸也贊成？——喔！什麼方法你說呀。

國　恩　並且你實行起來也很容易。

姍　珍　我只要救我爸爸，我什麼都不管了！

國　恩　假使你把范家大少爺跟你私訂終身的約取消，怎麼樣？

姍　珍　取消？你跟我開頑笑罷？這是他自己情願，又不是我請求他的。

國　恩　你誤會了我的意思。我們一定要范家大少爺情情願願的跟你解約，要他先向你提出解約。

姍　珍　這一點恐怕他決不肯做。

國　恩　看起來好像他不大會肯。那末我們能不能請求你幫我們一點忙呢？

姍　珍　我不能强迫他來恨我呀。

國　恩　我們來試試看！請坐。

姍　珍　（後退）喂！你腦子裏有什麼鬼計呀？

國　恩　請坐下。這兒是紙，筆，硯台，墨。我說給你寫。

姍　珍　（極不安的坐下來）要我寫什麼呢？要我寫給誰呢？

國　恩　寫給那審問你父親的法官。

姍　珍　呀！你知道怎樣使人家痛苦來滿足你的要求。（拿起筆）

國　恩　用白話寫放便些。（向她念）「親愛的先生，」這樣開頭是最時髦的。（珊珍用顫抖的手寫信）「三天，最痛苦的三天已經過去，自從我們上次見面之後。」

姍　珍　（驚駭，放下筆）這封信寫給誰呀？

國　恩　寫給那審問你父親的法官。

姍　珍　喔我的天呀

國　恩　「不過你得怪范定南——范定南——他成天到晚的看守着我。」

姍　珍　（驚跳起來）陰謀！陰險到了極頂了！這封信到底寫給誰呀？

國　恩　寫給那審問你父親的法官。

姍　珍　（踱來踱去，扭着手）不，不，不！這是殘酷的行爲！喔天呀！我的命多苦呀！在兩個絕崖中間，撞來撞去，不是死的恐怖；便是出醜的威脅？——因此我就做了你們吃血鬼的犧牲品！——不，你要怎麼樣就怎麼樣，我決不寫！

國　恩　（拿了帽子）隨你喜歡！小姐。這完全看你自己喜歡不喜歡！

姍　珍　喜歡？你說我自己喜歡？——走罷，你這兇惡的混蛋！你把刀架在人家頭頸上，還問他喜歡不喜歡接受你的條件！喔！你知道我跟定南的心像鐵鏈一樣的縛緊在那裏？——但到了現在什麼都管不了了！你說罷！我不想了！魔鬼一般的陰謀！我只好聽從你排佈！（她又坐在桌子旁邊）

國　恩　「他成天到晚看守着我。」——你寫了沒有！

姍　珍　說下去，說下去！

國　恩　「總理大人昨天到這裏來。看了可憐的范定南竭力的替我辯護眞是可笑極了。」

姍　珍　好極了！好極了！喔，快點說罷，快點說罷！——

國　恩　「我不得不假裝昏倒，不然我竟會大笑起來——」

姍　珍　喔，天呀！

國　恩　「但這假面具長此帶下去實在太忍受不住了——太忍受不住了。喔，我但願早些跟他斷絕關係。——」

姍　珍　（她站起，頭彎下地走上一兩步，好像她想在地上找尋什麼似的：後來問到坐位，再繼續寫）「跟他斷絕關係。」——

國　恩　「明天聽說軍政部有公事派他到天津去。只等他一走，你趕快就到我這裏來，到

那老地方」——「老地方」寫了麼？

姍　珍　都寫上了，都寫上了！

國　恩　「老地方來會你的姍珍。」

姍　珍　還有什麼？寫信封？

國　恩　信封上寫「賈伯翠先生密啓。」賈寶玉的賈，伯伯的伯，希望的望。

姍　珍　天哪！你說是誰呀！這個名字我一點不認識，像這封信裏寫的話全是一套鬼話的一樣！（她站起來，她心不在也的看着那封寫成的信。最後她拿給國恩，說話時聲音顫抖而疲勞似的）拿去罷！我現在放在你手裏的是我的清白的人格；是我的定南，是我整個生命的樂趣！——你拿去罷，現在我什麼都沒有了——

國　恩　喔！不要這樣！好小姐，不要失望！你引起我最深刻的憐惜心！是誰知道我的心呢？小姐的行爲我一向是最尊敬的——眞的！上天是我的見證，小姐的悲哀我是最表同情的！

姍　珍　（銳利的看他一眼）你不用替你自己解釋。你是快要說出最可怕的話來了。

國　恩　（想吻她的手）假使我請求你把這隻小手給我聞一聞！這不會是太可怕罷？

姍　珍　（大怒）怎麼不可怕！要是我來嫁給你，新婚的晚上我一定拿這雙手來勒死你，勒死了你我就是殺頭鎗斃也是甘心情願！（她走下，但又急回）伍先生，現在我們的事解決了罷？——我爸爸總可以釋放了罷？

國　恩　小姐，還只有一點兒小事。我要你發誓答應一件事：你一定得承認這封信是你自己情情願願寫的。

姍　珍　喔天呀！天呀！你逼到我這樣難道還不夠麼？（珊珍坐倒在椅內，國恩下）

——幕下——

第四幕

第一場　總理衙門內

（范定南手裏拿着一封打開的信，進來。總理衙門的僕人迎上去。）

定　南　賈伯望來了沒有？

僕　人　范少爺，李秘書正要找您呢。

定　南　混賬東西！我問你賈伯望來了沒有？

僕　人　賈老爺在樓上。

定　南　你去叫他趕快滾下來！

僕　人　是，是。（下）

定南（很急忙的看信，一時好像驚駭得呆住了，一時又在室內生氣地踱來踱去）不會的！一定不會的！這樣天仙一樣的人難道有這樣惡毒的心麼？——不過！——不過！這明明是她的親筆，她親手寫的字！——欺騙，最最陰險的欺騙，人類從來沒有見過這樣惡毒的欺騙！怪不得我要她逃走她堅決的反對，對啦——喔天呀！現在我的夢醒了！——現在黑幕已經揭穿了！怪不得她那樣勇敢的解除我們訂婚的私約，她像聖人一般的態度完全是欺騙我！（很快的他走過去，停住了深思了一會）她猜測我心底裏的念頭——她激起我高貴的情感，溫柔的幽思，激昂的氣概！她同情我靈魂裏的秘密！她從眼淚裏偷看我的爲人！她激動我的熱情到最高峯，激動我勇敢地不顧一切的走上危險的峭壁去！喔天呀！難道都是欺騙麼！難道都是做作麼！——喔，如果欺騙能夠有這樣漂亮的外貌，那末爲什麼魔鬼不能從地獄裏騙進天堂去呢？當我告訴她我們的愛發生危險了，她就假裝臉色發白！——我父親罵她娼婦的時候，她竟聲色不動，依然裝着嚴重的態度可是她何嘗不明白自己的罪惡！她未免受良心的責備，終於昏暈過去？

世界上還有什麼天眞還有什麼羞恥連，娼婦也會昏暈起來她？知道她對我的權力——她看到我的心底裏！我第一次跟她接吻的時候我眼睛裏亮出我靈魂的光耀——可是她什麼都沒有覺得，也許還得意她欺騙的成功！我把她抱在我懷裏的時候，我飄飄然好像成了仙，懷裏抱着整個的天！什麼卑鄙的念頭都自然而然的消滅了，我只有永生和她兩個純潔的思想，充滿在我的心裏。喔天呀！可是她什麼都沒有覺得？沒有？有的，她的欺騙完全成功了！她的美貌達到了目的！總之，我上了大當了！

（賈伯望由內門上）

伯　望　（喜悅的上場）親愛的范少爺，聽說你要見我——

定　南　（自言自語）打死這混賬東西！（高聲）賈先生，這封信一定是從你口袋裏落下來的。（惡意的微笑）好運氣給我拾到了。

伯　望　你？

定　南　正是湊巧極了！現在特意來跟你算一算賬！

伯　望　眞湊巧，眞奇怪！

定　南　請你看一遍！（轉身開去）假使我不配做情人，至少我還能夠當打手。（伯望在看信的時候，定南從西裝褲袋裏取出兩支手鎗）

伯　望　（把信向桌上一丟，衝出去）救命呀！

定　南　（抓住他的手臂拉回來）等一等，賈先生。信裏有很好的消息拾到的人應該有酬報。（拿手鎗給他看）

伯　望　（驚駭後退）定南，你發瘋了麼？

定　南　（用可怕的聲音）你這種混蛋活在世上有什麼用處。你自己挑一支！（他塞一枝手鎗在他手裏）你站到屋子的那一邊去！

伯　望　什麼決鬥？范少爺，你瘋了麼？你什麼意思？

定　南　抓緊了鎗，不然你瞄不準別怪我！膽小得像一只老鼠！你看這只老鼠在發抖了！你這可憐的老鼠，你這空心的腦袋裏現在有點東西塡補塡補，應該感謝上天呢！（賈伯

望逃走）別跑！別跑！你小心！（他追過他鎖上門）

伯　望　你當然不會在屋子裏打罷？

定　南　你這種混蛋難道值得大驚小怪到西山空地上去決鬥麼？你在報紙上從來沒有鬧過名聲，現在倒可以大鬧特鬧一下了。來，拿好鎗！

伯　望　（擦去額上的汗）我請求你再攷慮一下！你願不願意犧牲你自己寶貴的生命，像你這樣年青而有希望的人值得拚麼？

定　南　你拿了！我在這世界上沒有什麼留戀！

伯　望　但是我有好朋友，我有好親戚，我有小老婆，我有兒子，我有女兒，我有……

定　南　你，你有，你這個壞蛋？你有什麼留戀？你不過多做幾件壞事，多害幾個好人？你好像是別針下面的花蝴蝶，一伸一縮，伸上七八次才死！你是主子的奴才，只知道侍候主子，拍主子的馬屁！你是個無恥的小丑，專生來給你主子打罵玩弄開頑笑的！我要把你提來提去，像提一隻受過訓練的白老鼠。你是一隻馴良的猴子聽從你惡主人的咆哮跳

跳蹤蹤，你只配給人喚得來使得去，你用你卑鄙的欺騙手段，使絕望的人都受些痛苦罷了！

伯　望　你要什麼就什麼，親愛的好少爺！——你要罵你儘罵！不過請你把手鎗拿開！

定　南　他站在那兒，抖得像個多可憐的東西！他站在那兒簡直是人類的汚點！他的樣子只不過具有人的形殼而已。可惜，眞正是可惜！也有一點兒腦髓浪費在這空空的頭腦裏！這點腦髓要是放在猴子的腦袋裏倒可使牠成爲一個好人，可是現在竟一點用處也沒有。——她會愛上這樣一個人！眞怪極了！簡直不能相信！這種壞蛋一看就叫人惡腥，那裏會引起情慾！

伯　望　呀天呀！他說話聰明起來了。

定　南　我一定讓他活！我們拿對毛毛蟲的寬容來寬容他罷！世界上的人會用驚奇的眼光看着他，聳聳肩膀，敬仰上天造物分配的聰明！世界上有高貴的虎豹，也有討厭的烏鴉，所以也有貪贓舞弊的官員。上天眞聰明還造了許多毒蛇分配在各處。（突然發怒）

但是這條毒蛇不能讓他咬我的玫瑰花；我一定要把他搖個粉碎。（抓住賈伯望，粗率的搖撼他）這樣搖——這樣搖——這樣搖——

伯望　喔！天呀！我但願不在這兒就好了！我但願在幾千里外面，在什麼地方的瘋人院裏也願意！——只要離開這個人！

定南　混賬東西！如果玷汚了她的清白！混賬東西！如果你玷汚了我所崇拜的她！（逐漸加怒）如果你玷汚了我已經占有一切的她！（忽然停止，用可怕嚴重的聲音）混蛋，我送你到地獄裏去，別讓我見了生氣！快些說！你究竟玷汚她到什麼程度？

伯望　你放手！我全告訴你。

定南　喔！做她淫蕩的情人一定比純潔的戀愛來得暢快！要是她把嬌美的青春沉浸在淫蕩的陶醉裏，那末她的靈魂也就融化成罪惡，以盡情荒淫來作爲美德。（把手鎗指着賈伯望的胸口）你倒底跟她荒蕩到什麼程度？立刻說出來，不然我就開鎗！

伯望　完全沒有這會事，我告訴你！整個兒的事情沒有半點是事實！——你忍耐一下子！

你受了騙了，你眞的受了騙了！

定　南　（大怒）你還要提醒我這一句話，混蛋？你到底跟她到了什麼程度？說，不然我打死你！

伯　望　天哪！天哪！你誤會了我的話了！你再聽我說。當她父親——

定　南　（更怒）當然的！他把女兒送到你懷裏來，是不是？你到底跟她到了什麼程度？——說，不然我要你死！

伯　望　你不用鬧！你不肯聽我說！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她——我不認得她！我一點也不知道她！

定　南　（退後）你沒有看見過她？你不認得她？你一點也不知道她？爲了你我永遠失掉了姍珍，而你在一口氣裏否認她三次之多。滾混蛋——滾！（他用鎗柄向他一推，一推就推出門外去）你這種混蛋不值得我化上一粒子彈。

（賈伯望下）

定　南　（他靜默了半天，面上表着某種可怕思想所纏擾的痛楚）永遠失掉她了麼？她永遠完了麼？是的，那我們兩個人都完了！喔，天哪，不要把她搶去好不好？她是我的！爲了她我世界一切都不要了——一切榮耀的前程都不要了。天哪，把她留給我罷！我失掉了她，我什麼都完了。可憐可憐我罷！

（他的眼睛注視着前面很可怕的樣子）

我跟她在痛苦的刑具上永永遠遠受苦！她動人的眼睛永遠釘着我的眼睛！我們兩個長長的頭髮永遠絞在一起！我的痛苦的呼聲融合爲一！我於是再向她發永遠愛她的誓言，唱她背誓變心的哀歌！天哪！天哪！這樣的結合是多可怕呀！（他預備衝出門去，范子剛上）

定　南　（退後）呀！爸爸！

子　剛　眞喜歡在這兒看見你，定南！我有一點好消息告訴你聽——這個消息一定會使你吃驚不小。坐下來談罷？

定南（呆看他一會）爸爸！（言於感情的走近他，抓住他父親的手臂頭靠在他父親的肩上）爸爸！（抓住他父親的手，用頭額靠在他父親手背上，乘勢跪倒在父親身旁）喔！爸爸！

子剛　什麼事？好孩子，站起來。你的手在發燒發抖呀！

定南　（感情的）爸爸，請原諒我！我是個迷了路的人！我誤會了你對我的一番好意！你拿父母之心來愛我，眞正是父母之心！喔，你眞是個未卜先知！你的過慮一點都沒有錯！可惜現在太遲了！請爸爸原諒我，原諒我！親愛的爸爸，我要你指導我！

子剛　（假裝驚奇）好孩子，站起來！我不懂你說的是什麼謎語呀！

定南　這個姍珍，喔爸爸——喔！你懂得人情世故！——你的生氣是對的是不錯的，是父親過分愛惜兒子才發出來的，如果你的一番好意使你看錯了——這個姍珍！——

子剛　好孩子，請你原諒我！我前次對你太嚴厲了！我請求你原諒我罷——

定南　要我原諒！你罵我罷！——你的不贊成是對的！你的嚴厲就是父母的慈愛。爸爸，這

個姍珍——

子剛　是一個高貴可愛的姑娘！我的懷疑是太魯莽！我非常欽佩她！

定南　（驚得跳起來）什麼？你也這樣想？爸爸，你也這樣想麼？爸爸，她不是看起來很天眞的麼？愛上這樣的姑娘不是很自然的麼？

子剛　唔，不愛她簡直是罪惡。

定南　誰也不會相信！奇奇怪怪！爸爸，你能夠看到人家的心底裏。你用理智的眼光看出她的缺點！喔，從沒見過這樣假仁假義的女人！爸爸，這姍珍——

子剛　值得做我的女兒！她出身雖然低微，但是她很賢慧，她家裏雖然窮，但她美麗極了。我從各方面攷慮過來，覺得你愛得沒有錯。——我准你娶那小姑娘！

定南　可惜現在的情形跟先前已經不同了！爸爸！——再會罷！（似瘋似癡的下場）

子剛　（跟上去）孩子，別走，別走，你往那兒去？

第二場　富小姐公館裏的一間華麗客室

（富小姐和香姐由外上）

瑞　英　那末你看見她的？她願不願意來？

香　姐　她願意的，立刻就來。她換好了衣服就來。

瑞　英　別再講她罷。不要開口！想到我快要接見這位幸運的女子，我抖得像個犯罪的人一樣。她的心一定很替我表同情。——你去請她的時候，她怎麼樣？

香　姐　她起先好像很吃驚，想了一會，又呆呆的看了我一會，她有好一會功夫不講話。我起先以爲她一定會推辭不肯來，可是她隔了一會回答道：「你告訴你小姐她吩咐我的正是我明天預備請求的。」

瑞　英　香姐，你走罷！可憐我罷！如果她是個普通的女子，那我該多麼難爲情呀——如果她眞是一個極普通的女子，我該多失望呀！

香　姐　但是，小姐，你不應該用這種神色去接見你的情敵！記得你的身份跟她的比起來正像天跟地！你在她面前不能不放出貴婦人的架子，驕傲是上等女子必須有的點綴品。

瑞　英　（心不在也地）你這個傻瓜在胡說八道些什麼？

香　姐　（惡意的）那末今天小姐戴上最貴重的寶石，穿上最華麗的衣服，叫男傭人女傭人都穿上整齊的制服，在廳堂外面排班，來迎接這低賤的女人，也許也是偶然的罷？

瑞　英　（怒而奢）這是什麼話！我吃不消你這種話！那個姑娘一定有貓一般的尖銳眼光看出別的女人的缺點！要是她看出我的深淺，我要多麼給人家瞧不起呀！

（一僕人上）

僕　人　費姍珍小姐到，在外面等着。

瑞　英　（對香姐）你去罷！趕快替我走！（香姐躊躇）你難道要我再說一遍麼？（香姐退出——瑞英急忙整理了一下頭髮和衣服）呀，我太興奮了！（向僕人）請她進來。

（僕人下。富小姐坐在一張大沙發裏，裝作隨隨便便的樣子。費姍珍很脆小的進來，站在離富小姐很遠的地方，富小姐那時拿背向着她，有好一會地在鏡子裏瞧着富小姐。半晌不語——）

姍　珍　高貴的小姐，我等着你的命令。

瑞　英　（轉向姍珍，略略頷了一下頭）喔！你來了麼？我猜你就是——你叫什麼名字？

姍　珍　我姓費，我家父叫費立誠；聽說你要見我。

瑞　英　是，是！我記得，你是一個可憐的小學教員的女兒，前天我們還談到你。請你走近一點。再走近一點！再走近一點！好孩子，我猜你怕我，是不是？

姍　珍　（很堅定很莊嚴）不，我不是這種人。我為什麼要怕你！

瑞　英　有人談起你！有人告訴我你有很好的學問，你有很好的性情。我相信——因為替你說好話的那個人說的那麼誠懇熱心，我決不能不相信。

姍　珍　可是我不相信有什麼人會要求你小姐來關心我的！

瑞　英　（很顯明的）你的意思是我不配關心你呢，還是你自己謙虛呢？

姍　珍　你的話我不懂。

瑞　英　（對於她倔強的口氣表示不滿）你呼我姍珍是不是？你今年幾歲？

姍　珍　十八歲。

瑞　英　（站起）呀對了！十八歲！這是初戀！沒有彈過的新弦琴第一次打出聲音來！再沒有比處女初戀更迷人的了！（對姍珍）可愛的姑娘，請坐——我很想跟你談談！（自言自語）而他恐怕也是初戀呢！日出時候的紅光融和在一起是不算什麼希奇的？（對姍珍，很多情的拉她的手）這件事就算解決了，我一定要提拔你。（用手拍她的面頰）我這兒的女書記快要結婚要離開我了：你來接替她的位置。

姍　珍　謝謝小姐的好意，雖然我不能接受，但我還是很感激你的。

瑞　英　（有點生氣）好大的身份！像你這樣地位的姑娘有這樣好機會求也求不到。好孩子，你難道長得那麼大，還想靠爹娘辛苦來養活你麼？你難道想靠做針線麼？你有了

一張漂亮的臉就驕傲了麼？

姍　珍　小姐，我的臉漂亮不漂亮不是我自己能作主的。

瑞　英　也許你以爲漂亮會永遠存在麼？——可憐的孩子！誰使你這樣想的——不管他是誰——他就欺騙了你，也是欺騙了他自己！你臉上泛的桃紅是最容易消逝的，不要相信你的鏡子，等到有了主人你的花容玉貌就會給他摧殘的。那時候你預備怎麼辦？

姍　珍　可憐這個主人，他買了一顆金鋼鑽，因爲他看錯了，以爲金鋼鑽四週鑲着黃金呢。

瑞　英　（假裝不聽見）像你這樣年紀的姑娘有兩面鏡子，一面是眞的，一面就是她的情人。情人的過分讚美和鏡子裏的眞實本來面目恰好一重一輕配成對照。在鏡子裏是麻子，在情人眼裏是笑渦。而姑娘自己呢，聽了情人的甜言蜜語，把鏡子裏的眞面目也弄糊塗了，看看鏡子，聽聽別人的讚美，到後來便混而合一，忘却了眞實面目。——你爲什麼呆呆的瞧着我？

姍　珍　小姐，請原諒我！——我正在可憐您身上這些發光的珠寶，牠們還不知道牠們的

主子是最反對虛榮的。

瑞　英　（紅臉）別說這些話。如果你不靠貌美動人，你怎麼會拒絕我的請求；我相信我給你的機會是脫離平民階級，昇入仕紳階級的最難得的機會。

姍　珍　是的，同時我的天眞和淸白也就要昇掉了。

瑞　英　不合理的反對！女人的墮落全在自己的甘心情願，除了女人自己向男人勾引，男人怎敢向我們引誘。只要你心地光明，證明你的賢德尊貴，我可以擔保你的天眞和淸白決無危險。

姍　珍　小姐，請你准我說出我心頭的一點疑竇。聽說有許多貴婦的公館是荒淫放蕩的場所。我是一個窮女孩子，跳到你們的火坑裏來，那有不玷染的道理。我眞不懂你們的生活有什麼意思，成天抱着一條毒蛇在胸口，驕奢淫逸，盡情的揮擺，盡情的追求肉慾，可是所得的情感僅不過是羞恥的臉紅。你能準對着看我的眼睛而不覺得害羞麼？哎！我跟你之間好像隔着幾重大海，我們住在南北半球不同的地帶！富小姐，你小心着！你

總會有覺悟的一天，那時候你的悔恨就會咬破你的胸口——那時候你見了心平氣和的賢德姑娘心裏會多麼的痛苦，多麼的難受！（退後幾步）富小姐，請你原諒我。

瑞英　（非常煩躁自語）我眞受不了她來教訓我這些話，更叫我受不了，她說的話全是對的！（轉身向姍珍，兩眼釘住她）小姑娘，小姑娘，你不用瞞我呀！單是疑竇決不會說得這樣興奮的。我相信底下一定還有別的道理。因爲這個道理我對你的効勞反引起了你的惡感——因此你說話也就毫無禮貌。（用恐嚇的聲音）這個道理我一定要找出來。

姍珍　（很安靜莊嚴）如呆給你找出來了，你預備怎麼樣呢？譬如你的脚踐着了一條受傷的蟲這條蟲天生有一個刺保護他自己，受人家虐待，本能地會拿刺來反抗。小姐，我不怕你報讎！一個犯人走上了敎場，她就什麼都管不了了，整個世界消毀在她的面前，她也不會動一點兒聲色。我的痛苦再也不能有比我現在這樣更痛苦的了。（停半晌）你說你要把我的地位抬高。這個可疑的恩典我也不願查究你的動機。我要問你

一句話，爲什麼你以爲我現在的地位是可恥的呢？爲什麼你要使我快樂，並且你問也不問我究竟願不願意在你手上接受快樂？我已經決心把世界上一切的快樂都拋棄了。呀！你爲什麼還要提醒我什麼快樂不快樂呢？小姐，你爲什麼要在我面前誇耀你的快樂呢，爲什麼要引起我這可憐人的妒忌呢？難道你的幸福需要眼看人家失望才快樂麼？喔！你還是讓我蒙着眼睛，什麼都不見也就算了！一條蟲活在一個小潭裏很滿足，它覺得這一潭水就是世界。後來有人告訴它說世界上有很大很大的海洋，它就開始覺得渺小而卑下了。——但是你說你要我快樂，是不是？（停半晌，她走向富瑞英，突然問道）小姐，你快樂麼？（富瑞英急忙的轉身開去，非常感動。姍珍跟上去，手指着她的胸口）你心上也有你高貴身份的笑容麼？譬如我現在要求你跟我對換一顆心，對換一個命運——譬如我是個天眞的小孩子，向你要求對換，當我母親一樣的向你要求——憑你良心說，願不願意跟我對換？

莫　（大爲興奮，坐落在一張沙發內）呀！我再也聽不下去了！不，不，好費小姐！這種聰

明的思想決不是你自己的，你的觀念太激烈了，太年青了，決不是你父親傳給你的，你不用騙我！我相信還有一個教訓你的人——

姍　珍　（銳利的看着她）富小姐，這不能不使我奇怪了，剛才你還熱心的要幫助我，可是教訓我的人你到現在才知道！

瑞　英　（跳起來）這叫我怎麼忍受下去！——好，我既然逃避不了你，我老實告訴你吧——我知道他——我什麼都知道——比你願意知道的還要多。（突然間節制住自己，但兇猛的態度一點點加強，到後來像發瘋似的）你只要敢——你還敢愛他，還敢接受他的愛！我說什麼？——你再敢想他，你敢佔據他思想的一部份！你知道麼？我是有威權的！我的報讎是很可怕的！老實告訴你，你完了！

姍　珍　（並不惶懼）你只要能夠强迫他來愛你，你就有救了！

瑞　英　我明白你——但是他愛不愛我不管！我要征服這可恥的熱情。我要痛苦我自己的心，我要把你的心打得粉碎！我會把你們隔開，在你們中間長出萬叢高山大川。我要

破壞你們一切的快樂！我的名字會使你們害怕，像寃鬼一樣跟從在你們後面。在他懷抱裏的一朵嬌嫩的花會枯萎成一個骷髏。我沒有得到他的幸福——我也不讓你有這個幸福！——你知道麼，可憐的姑娘，破壞人家的快樂本身就是一種快樂！

珍　尊貴的小姐，你已經失去了快樂了！你不用騙你自己的心！你所恐嚇我的只怕也實行不出來了！我沒有損害你什麼，你也沒有權力使我痛苦——不過我對於我們的不幸却跟你一樣的痛苦着呢。可是，尊貴的小姐，你這樣坦白的對我說，我很喜歡你！

英　（回醒過來）我說了什麼話？我到底做了什麼事？我洩漏了什麼秘密？我洩漏給誰聽了？喔，姗珍，高貴，偉大，神聖的姗珍，請你原諒我這瘋狂人的發作！我的孩子，別怕，我不會損害你一根頭髮，你要什麼你說罷！你要什麼問我要！我願意用我一切的權力來侍候你；我要做你的朋友——你的姊姊！你家裏窮；瞧！（拿下她的珠寶鑽石手飾）我要把這許多手飾都賣掉——把一切衣服都賣掉——我的汽車我的房子——一切都由你拿去——只要把范定南留給我！

珍　（生氣的退後，自語）難道他諷刺我的失望麼？——或是她眞的對於這件殘暴的陰謀沒有關係？哈！那末讓我來做個女英雄罷，把我的放棄范定南作爲一種犧牲！（她深思地站了一會，於是走近富小姐，拉起她的手，眼正對着富小姐的眼）富小姐，你把范定南拿去罷！——他們用鬼計把他從我懷裏搶了去，我現在願願意意讓給你！——不過，富小姐，恐怕你還不知道，兩個情人的天堂你把它破壞了，兩個情人天生在一起的兩顆心你把它拆開了；一個他所心愛的人你把她毀滅了；這個人崇拜他像你崇拜他一樣的熱烈誠懇，這個人天生是可以得到快樂的，現在就害在你的手上。不過，她從此以後不再崇拜他了！好在上天是慈悲的，地上被踐踏的小蟲只有上天來可憐，世界上弱小者的痛苦只有上天知道。——現在范定南是你的了。富小姐，你把他拿去罷！你把他拿去罷！你投到他的懷裏去罷！——你去跟他結婚罷！不過別忘記有一個自殺的寃鬼會老站在你們中間。——上天慈悲你們罷！我什麼都完了！（衝出門去）

瑞　英　（非常煩躁，眼釘着姍珍出去的門。後來她從呆想裏醒過來）怎麼一會專我的

心給什麼東西咬了一口！她說什麼？喔，天呀，這可怕的話還在我耳朵裏響着！——「把他拿去罷！把他拿去罷！」可憐的孩子，我拿他什麼，呀？拿你快死去的悲哀聲裏的一點遺產？拿你失望所遺留下來的一點恩典？——喔老天爺呀！我難道這樣卑鄙麼？難道我從驕傲的高塔頂上一下子就落到塔底上麼？難道我願意接受一個叫化子在臨死時候給我的一點施捨麼？——「把他拿去罷！把他拿去罷！」她說的時候聲調多可怕！——她的眼睛多可怕！難道我願意在這樣低微的女人面前丟盡我的面子麼？難道我這樣高貴的女人願意做別的女人所不願做的事麼？不，不，不能這樣辦！我富瑞英可以做給人說。不要臉的事，可不能做給人家切齒痛恨的事！我也有勇氣退讓！（她用驕傲的步伐在室內走了幾下）你這痛苦的弱女子的性格，躲起來罷！一切甜蜜的愛的黃金夢別再來擾我罷！從此以後，寬宏大量是我唯一的嚮導！我要是不讓步，這一對情人就完了。（停了一會，頗有生氣的說道）我下了決心了！現在好，在我跟總統的關係已經斷了——可怕的障礙已經去掉了。——把胸口裏這股熱情一刀把它割斷罷——哩

智，道德，張開你們的臂膀，我要投到你們懷裏來了！接受你們這懺悔的女兒罷！——哈！現在我覺得多快樂呀！我的心一脫去了重的羈絆，多麼的興奮呀！我就在今天從高貴的身份降下來，像夕陽西下一樣的榮耀和尊貴；我的豪華生活隨着愛的終止而拋棄，我願意充軍到遠處去，過我孤單而自做的生活！（她決心地走到寫字桌邊）我一定得立刻就做——馬上做——不過想起了范定南，又要使我在心裏起可怕的衝突的。

（她坐下來開始寫）

（一僕人與香姐上）

僕　人　侍衛長賈老爺在外面等着見小姐。

瑞　英　（在一心一意的寫信，沒有聽到僕人的話）那傢伙總統一定會嚇得一大跳！這個主意會把他蠢腦經嚇昏了。整個政府的狐羣狗黨會亂得一團糟！全國的人知道了也會弄得莫明其妙。

僕人與香姐　賈老爺說總統老爺叫他來見小姐。

瑞　英　（轉過身來）誰？賈老爺？——那再好沒有了！他們天生是背東西的驢子。（僕人下）

香　姐　（很關切的走近來）小姐，到底怎麼一會事？（富小姐繼續寫下去）費小姐發瘋一樣的衝出大門去——你又煩躁到這步田地——你自己跟自己說些什麼？（富小姐繼續寫）我很害怕——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賈伯望上，在富小姐身後不斷的鞠躬；她瞧也不瞧他，賈伯望走近來，站在富小姐身後，繼續的鞠躬。）

伯　望　總統老爺——

瑞　英　（她把寫的字念了一遍）他一定以為我是忘恩負義！他以為救了我，其實是害了我！使我終身做個不清不白的人已夠我還了他的債而有餘。好，我們的關係就此可以一筆拘消了。

伯　望　（設法引她注意都告失敗）你小姐好像有點心事，不聽見小人的說話，我大膽請求小姐（高聲）總老派我來問，今晚上六國飯店跳舞會去，還是去看法國的馬戲？

瑞　英　（笑着站起來）隨便那兒都去。請你把這張紙帶給總老，讓他當一頓點心吃罷。（向香姐）香姐，你去叫阿四把汽車預備好，加足油，停在門口，再叫全屋子的上下傭人都上這兒來聽話。

香　姐　（驚駭地走出）天哪！究竟什麼事喲？不知要發生什麼事嘞！

伯　望　小姐，你好像很興奮似的？

瑞　英　侍衛長，讓你知道一點也好；你知道了一定會非常高興！舊的去了有新的來，你們一樣侍候一樣發大財！（伯望偷看瑞英手中的一張紙）你拿去看罷，你拿去看罷！紙上的秘密我要公佈給大家知道。（他念的時候，僕役們就進來，排在後台）

伯　望　（念）謝謝富小姐。「訂約毀約，猶同兒戲；英雖弱女，尚無片面守信之責。英之來歸，意欲促君覺悟，蘇民疾苦，解民倒懸；三年於茲，心灰意懶。此次秦晉重修，再訂姻緣，背義忘信，莫此為甚。君之假面已全部揭穿。三年來受君之賜，感恩無既，惟君之賜無一非民脂民膏，血淚所換得之珠寶，我何忍穿戴。三年榮華，過眼雲烟；此去隱姓埋名，與世絕

緣。別矣海角天涯，勿以孤苦爲念，諸希珍攝。富瑞英啓。」

僕人們　（驚向傳告）小姐要走啦！小姐要走啦！

伯　望　（驚懼的把信放在桌上）天哪，親愛的好小姐！替你帶這封信的是跟寫這封信的一樣是發瘋！

瑞　英　你就擔心連累了你！好一個自私自利的卑鄙官僚，連這點膽量都沒有；的，你們連說都不敢說。我勸你把這封信放在總統吃飯的桌子上，那末總統吃飯的時候就會看到這封信！

伯　望　上天救救我罷！你信上說的什麼瘋話！我請求你細細的想一想，好小姐，這封信給總統看見了，你不是要闖大禍麼！

瑞　英　（轉向排在後面的僕從，用很富於感情的音調說話）你們一定吃驚不小，並且一定急於要知道究竟是什麼一會事？你們走近一點來！你們侍候我這幾年，既忠誠，又熱心；你們侍候我全看着我的眼色並不看着我的錢袋。你們想盡種種方法使我快樂，

你們但求我稱讚一聲，心裏就滿足了！我以後一定記得你們的好處。從前在我最黑暗的時期也就是你們最光明的時候！（他眼裏充滿了眼淚）同伴們，我們不能不分手了。我現在不再做你們的主人了我已經叫賬房每人賞五十塊錢，願意留在這兒的，可以服侍新主人，不願意留在這兒的可以回老家去，再會罷。（僕役們彎身打揖）再會，再會，（幾乎哭出來）我聽見汽車叫，大概已經開到門口了。（她失戀戀不捨的，後毅然決然的匆忙走出，但忽注意到賈伯堇）怎麼？可憐的東西，你還在這裏麼？

伯　堇　（他一直呆呆的驚駭的看着手中的信）難道小姐一定要我親手交給總統老爺麼？

瑞　英　可憐的畜牲，難道你還不敢麼？你一定得親手交給他，並且得親口告訴他，我除了自己帶來的東西外，一切珠寶手飾古玩字畫都留在這裏，叫他派人來點收一下。我一個身體來，一個身體去，乾乾淨淨，於心無愧。我以後的生活要拿苦工來贖清我的罪孽，叫他也不必擔憂。再會。（她匆匆走下，僕役也四散下）

——幕下——

第五幕

天亮前，在費立誠的家裏。

（姍珍坐在黑暗的屋角裏，手托着頭。過了好一會功夫，費立誠提着一盞紙燈籠由外門入，他把燈照亮屋子的四周，但沒瞧見姍珍，然後把燈擱在檯上。）

立誠　她也不在這裏。她到什麼地方去了！我走遍了全北京城，所有的親戚朋去過。都說沒有瞧見我孩子！（他停頓了半晌）忍耐罷，可憐的爸爸只[illegible]亮了再說！她說不定跳在河裏尋死了，那末天亮了她的屍首也就會余[illegible]老爺呀！你明知道這個女兒是我的老命，你處罰我得也未免太兇恨了知命」我讀了幾十年聖賢的書，那有不知道的道理；但是你責罰我得[illegible]

怎麽忍受得下去呢（悲哀的坐倒在一張椅子內）

姍　珍　可憐的爸爸，你沒有做過一件錯事。現在可得學學如何忍受傷心的痛苦呢。

立　誠　（熱切的站起來）呀！孩子，你在這裏麽？你在這裏麽？——但是爲什麽你孤單單一個人在這裏？爲什麽不點一盞燈呢？

姍　珍　我在這裏並不孤單單。我的四周圍全是漆黑一片，那是我最喜歡的同伴。

立　誠　孩子，這是什麽話呀！只有犯罪的人才怕見天光呀，你爲什麽要怕見天光？

姍　珍　（站起，走前來）我打了一次大仗——爸爸，你知道麽？現在仗已經打過了！爸爸，人人說女子是弱者；現在可不能這樣相信了。我們女子看見一個蜘蛛會發抖，但是墮落這個魔鬼我們反當恩人一樣親近！這個，爸爸，還得請您老人家開導。姍珍現在很快樂！

立　誠　你還是哭的好。看你笑眞使我難過。

姍　珍　爸爸，我的聰明現在可以勝過他！我能夠使兇暴受欺騙！愛情比怨恨來得狡猾，來得勇敢！可憐而不幸的他還不知道這個道理：狡猾只能在腦子裏打轉，至於說到心一

方面，壞蛋就吃虧了。他以爲只要賭了咒就不怕泄漏他的秘密但不知賭咒只能束縛活人，可是一死之後就是最堅强的鋼鐵圈也會融化爲沒有。定南將來總有一天會明白姍珍的。爸爸，請你替我送一送這封信好不好？

立誠　孩子，送給誰呢？

姍珍　爸，你問得眞奇怪！在我的心裏除了他連一絲一毫的空地方都沒有——我還會寫給誰呢？

立誠　（熱切的）姍珍，你聽我說！我一定要看一看這封信！

姍珍　你喜歡看，爸，你去看就是了，不過你看了也不會懂的。字本來像屍首一樣一個個躺在那裏不會動的，只有情人的眼睛才能看出牠們是活的。

立誠　（讀信）「定南，你受了騙了！空前驚人的陰謀把你我連接的心拆開了；可憐的誓呪使我無法向你說明，並且你父親四處派着偵探偵察你我的行動。但是我愛你，如果有勇氣的話，我知道有一處地方，那裏誓呪不能束縛我們，那裏偵探不能偵察我們。」

（立誠停讀堅定地看着姍珍）

姍　珍　爸，你爲什麽這樣看我？請您老人家念下去！

立　誠　「但是這條路很幽暗，你不用怕，有我姍珍做你的領導。你除了愛沒有別的伴侶，你得把一切塵世間的希望都云在後面——路上不需要什麽東西，只要帶了你的心——你要是敢來的話，今晚十二點鐘正就請你出發。你如果害怕的話，那末你就不必來，因爲我見了你也會爲你難爲情的。」（立誠放下信，眼釘着地非常傷心地不做聲。最後他轉身向姍珍，用低而斷續的聲音說）孩子——那是什麽地方？

姍　珍　爸，你不知道麽？你眞的不知道麽？——這很奇怪！我好像描寫得非常清楚！定南不會不懂的。

立　誠　你說得明白一點！

姍　珍　現在我想不出好聽一點的名稱！爸爸，如果這個名稱有可怕的聲音，你別害怕。那個地方叫——喔！爲什麽有情人不替牠取一個好聽一點的名稱。應該給他一個最柔

軟，最甜蜜的名稱。這個地方叫——喔！請你別來打坌——這個地方叫——坟墓！

立　誠　（蹣跚地坐倒在一張椅內）喔，天哪！

姍　珍　（趕快走過來抱住他）喔，爸爸，你別害怕！這些恐怖都是字眼兒偽造出來的！坟墓這兩個字不用，牠原是新娘的新床，金色的太陽光籠照在上面，美麗的花朵鋪滿在上面。有人拿死看作可怕的骷髏，眞是罪過，牠原是溫柔的天眞孩子，像愛神一樣的可親可愛，她領導疲乏不堪的旅客走過走不盡的荒漠，開啓仙宮的門，走進永遠康樂的宮庭，牠向你微微一笑，就此永遠不見了！

立　誠　我的孩子，你這是什麼意思呀？——當然，你不會自殺罷？

姍　珍　爸爸，你不要這樣說！離開這已遭拒絕的世界，去到我們遲早要到的地方不見得是有罪的罷？

立　誠　孩子，自殺是最可怕的罪惡，並且這個罪惡是無法懺悔的，因爲一犯了這個罪，死就立刻臨到了。

姍　珍　（害怕的站着不動）可怕極了！但是，爸爸，我不會死得那樣快的。我要跳到河裏去，等到水淹沒我的時候，我就求天老爺饒恕我！

立　誠　孩子，你想錯了念頭了，你走錯了路了。孩子，剛才我進來的時候，我不知道你在這兒，想必你已經聽到我的心裏發出來的幾句話。姍珍，我用不着瞞你，我辛辛苦苦做了一世人，只有你是我的安慰，你是我的一切。你心的角落裏如果有一點兒對父親的感情，你該明白我的老命全在你手上。我的頭髮已經白了，我才是眞的快進坟墓的人了，一個老人需要子女們愛顧，那他一定離死不遠了？你難道願意丟了愛你的父親就去了麼？看着垂死的老父，頭也不回的走了麼？

姍　珍　（跪倒在父親膝前）爸爸，我也明白太對不起爸爸了，只好來世再報答爸爸能。

立　誠　孩子，來世你能算得定麼？我們眞能在來世再會面麼？——你瞧，你的臉色多慘白呀！你想什麼？你想你如果要一死，你爸爸也不會久於人世的。（姍珍哭倒在立誠身上，立誠擁抱她）喔，姍珍——姍珍！你差不多是我已經失去了的女兒！做父親的一點挽

問你的辦法都沒有！我又不能一天到晚的看守着你。我可以搶掉你手裏的劍但不能防止你不拿小刀。我可以禁止你用毒藥，但我無法禁止你用繩子。姍珍，姍珍，我明知道沒有權力來阻止你，但最後你還得想一想你這可憐的父親，他沒有了你就像瞎了眼睛，失了依靠，一個飢寒交迫的可憐的老人在茫茫沙漠中找尋我唯一心愛的女兒！（更熱烈更緊張）但是這女兒是永遠找不到的了！我喊破了喉嚨也沒有人來理睬我，終於精疲力盡，倒在地上動不來了，追上你來了！（他用失銳的眼光瞪着姍珍有好一會；於是突然脫身開去）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姍珍，你去罷！你去爲你愛情而犧牲罷！去犯罪罷！去死罷！刀在這裏，你殺了自己，再請求你把你父親也一刀刺死了罷！（哭並向外走）

姍　珍　（追上來拉住）爸爸，爸爸，別走，別走！你的話刺得我心裏像刀割一樣！我眞痛苦極了！我怎麼辦呢？我不能夠！我不能夠？究竟怎麼辦呢？

立　誠　如果情人比父親要緊，當然你去——死罷！

姍　珍（經猛烈的內心奮鬪以後，堅決的說）爸爸！我的手在這兒，我要——天哪！天哪！我怎麼啦？我要怎麼樣？爸爸，我賭咒！我總是犯了罪了！隨我怎麼決定都是有罪的了！爸爸，我聽從你！范定南，你去你的罷！我把他最後的紀念品都毀了！（撕碎信）

立　誠（快樂得發狂地抱住他女兒）這才是我眞正的孩子！我的好孩子，請你抬起頭來！你雖然失去了你的情人，但你使你爸爸快樂得什麼似的。（又哭又笑）孩子！孩子！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快樂！我太對不起你了，但我有你這樣一位天使般的女兒在身邊，我是進了天堂了！姍珍，我不大懂得愛情，但我想你爲我犧牲你的愛情，一定是非常痛苦的！

姍　珍　爸爸，讓我們早些離開這兒罷！讓我們趕快離開這陰謀欺騙沉悶痛苦的北京城——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使我想不起這些痛苦的事情——在這兒什麼東西都會使我們想起可怕的回憶——讓我們趕快走罷！

立　誠　孩子，你要往那兒去，就往那兒去！我雖然是教書匠，只要是有人要讀書的地方，總

有可以糊口的方法。就是沒有教書飯吃，那末替人家寫寫信寫寫對聯也可以混口飯吃；再不然擺一個卦攤，憑嘴巴騙騙我們父女兩個！

（定南上）

姍　珍　（她最先看見他，衝入她父親的懷裏，高叫着）天哪！他來了！我完了！

立　誠　誰？那兒？

姍　珍　（面迴避着，手指着定南，更靠近她父親）就是他！就是他！爸爸，你轉過身去看罷！你轉過身去看罷！他要來殺死我了！

立　誠　（看見他，吃了一驚）怎麼，范少爺？你來這兒幹麼？

定　南　（慢慢的走近姍珍的對面，用嚴厲而尖銳的眼光瞪着他。過了一會，才說話）良心上受到責備麼，我謝謝你！你剛才的話說得很可怕，但是很對，也省得我受解釋的痛苦！——費老先生，您老人家好！

立　誠　范少爺，你再來幹什麼呢？你來找什麼？

定　南　我知道有一個時候，一天的光陰用一秒一秒來計算，熱切的等待我來到，每一下心跳都計算下來，只等我快快來到。——怎麼現在會給你們吃一驚呢？

立　誠　喔！你走罷，范少爺！你走罷，如果你心裏還有一點慈悲心的話，如果你不願意我女兒毀滅的話，請你快快離開這所屋子，不要再多留一分鐘。你的脚一踏進了我們的門檻，我們的幸福就沒有了。在你沒有來以前我們的家雖窮，但非常快樂自從你踏進門以後，我們就倒了霉！——你難道還不滿足麼？你在孩子心上刻的傷痕難道還不夠深麼？

定　南　古怪的父親，我是來報告好消息給你女兒的！

立　誠　難道是失望之後有什麼新希望麼？走罷，走罷！你這白虎星的使者，走罷！你的臉色就不像是報告好消息的。

定　南　最後我希望的目的已一點點兒近了！富瑞英小姐是我們婚姻最大的障礙，她已經離開北京城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父親已經答應我們結婚，我們的希望已經在天

空裏像太陽一樣的昇起來了——我特意來履行我們的私訂婚約商量大喜的一切籌備事情。

立誠　孩子，你聽見麼？——你聽見他在說笑話麼？喔，范少爺，你欺騙了她，犯了罪，何苦還要開她的玩笑！

定南　你以爲我開玩笑麼？我老實對你說，我不是開玩笑！我的話完完全全是實在的，像姍珍對我的愛一樣的實在，她尊重她跟我私訂終身時候的盟誓，當然我也尊重我對她的盟誓。在我看來，世界上再沒有比這個更神聖的了——難道你不相信麼？難道我漂亮的新娘聽了這樣好消息一點不表示高興而臉紅麼？眞奇怪！難道你們一點不相信我的話麼？一句話都不能相信麼？那麼請你看一看親筆寫的證據！（他把姍珍寫給賈伯室的信丟給他。她拆開信來一看，就坐倒在地上，臉上白得像死人一樣。）

立誠　（沒有看見信）范少爺，這是什麼意思？我不明白你！

定南　（拖他到姍珍那兒）不過你女兒完全明白我。

立　誠　（跪倒在地上，抱住女兒）喔！天哪！我的孩子！

定　南　臉色慘白如死屍！你女兒這種樣子最使我喜歡！你這位端莊賢慧的女兒再沒有比慘白如死屍的時候更可愛了。最怕有一天假面具揭穿了，臉上的假顏色去掉了，醜的本色露了出來，這樣在她是多漂亮呀。現在我是第一次知道她實在的情形！讓我來親一親這可愛的臉！（他走近她）

立　誠　退回去！滾開！你不要惹我生氣！你要侮辱我女兒我不答應！

定　南　老頭兒，你要什麼？我跟你沒有關係。這個把戲已經拆穿了，你不必再來參加——或者難道你比我認識的你還要聰明麼？你難道做了六十年的聰明人，現在反倒糊塗起來了，要替你女兒做幫兇麼？真是這樣，我勸你躺下來死罷！那末你死的時候還有功夫這樣對自己說：「我總算死而無愧，沒有一個丟臉的女兒！」要是你再等一分鐘，只怕你就要咒你自己，在失望和悔恨的中間，自己跳到坟墓裏去自殺！（對姍珍）可憐的東西，你說，你說！這封信是不是你寫的？

立　誠　（向姍珍）孩子別忘了別忘了！

姍　珍　喔，爸爸！那封信——

定　南　喔！想不到這封信會落在別人手裏去——這樣巧事眞是幸運極了！這樣巧事眞可以說是天穿！但是我還要問你一下——這封信是不是你寫的？

立　誠　（用懇求的音調向姍珍說）孩子，要堅定呀！要堅定呀。你只要說一聲「是」事情就全毀了。

定　南　好極了！好極了！原來那老頭兒也受了騙了！全都受了她的騙！你瞧，這狡猾的東西還站在那兒，連她自己的舌頭都不願意再參加她的欺騙！我要你起誓老老實實說——這封信是不是你寫的？

姍　珍　（經過痛苦的奮鬪之後，很堅決地）是我寫的！

定　南　（站着吃驚不小）不是的！你一定是說謊！一個屈打成招的無罪的人也會胡亂承認沒有犯過的罪惡！我逼得你太利害了——姍珍，是不是；因爲我感情太興奮了，逼

得你不得不承認了；是不是？

姍　珍　我說的話完全是眞的！

定　南　不是的，不是的！你沒有寫這封信！這不像是你的筆蹟！就算是像，難道不會有人摹做麽？姍珍，你告訴我老實話罷！——不，不，不！你也許還會說是，那我就永遠完了！你就說謊罷！你就說謊罷！你只要說得非常天眞，非常巧妙，只要使得我的眼睛和耳朵相信，雖然不一定能使我心裏眞正相信，我也可以自己安慰自己，不然我就活不下了。

姍　珍　我敢向上天賭呪，這封信是我寫的！

定　南　（停了半晌，面上表示着最痛心的傷感）女人！女人！你有什麽臉還站在我的面前！你知道我從前是怎樣的愛你？你決不會知道的！決不會知道的！你知道麽你是我一切的一切！我的一切也許可憐得很，但宇宙之大還容不了我的一切，在一切裏面我有我的天地，我有我的日月星辰，現在這一切都完了！喔，多可怕呀！

姍　珍　范少爺，我的話已經告訴你了！我已經宣佈了我的罪狀！——現在請你走罷！離開

這使你遭受不幸的屋子！

定　南　很好，很好！你瞧我多鎮靜呀！一塊經過暴風雨摧殘的土地，留下的就是鎮靜。可是，在我未走以前，我還有一個請求。這是我最後的一個請求。我的頭腦熱得像火一樣的在燒！可不可以請你給我做一杯冷的咖啡？

（姍珍下。他們兩人在台的兩邊，走來走去，不說話，有好幾分鐘功夫）

立　誠　（最後他站定了，用悲哀的態度向定南）范少爺，我看你這樣悲傷非常難過。

定　南　費老，夠了，夠了。（又有好幾分鐘的靜寂）費老，我忘記了我怎麼會到你家裏來的？最初我是來幹什麼的？

立　誠　怎麼，范少爺？你難道忘了麼？你是來跟我補古文的。

定　南　（突然）而我就看中了他的女兒！（又停半晌）你害了我了。我那時候剛從德國回來，覺得國學的根底太壞，特意來請教老先生，想在詩文裏求點安靜，那裏知道你害了我，害我碰到了毒蛇！（看到立誠的驚駭）老頭兒，你別害怕！（拉住他的手）這

決不是你的過失！

立　誠　（揩眼淚）天曉得，這怎能怪到我頭上來呢？

定　南　（在室內橫豎地走來走去，愁苦地在思索）奇怪！喔！事情竟會弄到如此離奇，夢想也想不到的！（他走了一會，忽然停下來，用很強烈的感情拉住立誠的手）費老，你教我的古文，我付的代價可不能算輕呀！可是你也沒有得到什麼，說不定你會全損失呢。（悲鬱地離開他）眞是倒霉的古文，怎麼那時候會想到要你替我補古文呢！——

立　誠　（設法抑制他的感情）怎麼咖啡弄得怎麼久還不來，讓我進去瞧一瞧。

定　南　不用急！（向自己說話）至少對她父親不用急。請你站住？——我要問你什麼話呢？喔，記起來了！姍珍是不是你獨養女兒？她還有姊妹兄弟沒有？

立　誠　沒有！我有了她就夠了。她是我世界上唯一的安慰，我的一身的幸福全在我女兒身上。

定　南　（非常感動）呀！請你去看看咖啡弄好了沒有？

（費立誠下）

定南　他的獨養女兒！殺人的兇手，你聽見麼？他的唯一的女兒，你聽見了麼！難道你要那老頭兒失去他唯一的女兒麼？奪去他的女兒，好像奪去叫化子身邊最後的一分錢，你難道忍心這樣做麼？一個只剩單腿的人，我難道還忍心去搶去他的手拐，折成幾段，丟在他的面前麼？他每天急急忙忙趕回家來，他的快樂就在他女兒甜蜜的迎笑中，可是現在他一進門，只見他的玫瑰花，已經枯萎了，摧殘了，死了，他的最後一點安慰，希望都給我破壞了。呀！他老人家站在死去的女兒的面前，面前只是恐怖，失望，他的眼睛會向四處溜轉，想在幽暗的將來裏找尋他的慰藉，結果是使他大大的沮喪，失望！老天爺呀！我的父親不是也只有我一個兒子麼？一個獨生的兒子——不過我不是他唯一的寶貝。（停半晌）可是慢着！那老頭兒損失的是怎樣的女兒？她可以跟最神聖的愛情開玩笑，她能做一個孝順的女兒麼？——她決不能！她決不會！我能替老頭兒除掉一個不孝的女兒是替他做了一件好事。

（費立誠上）

立　誠　她快煮好了！可憐的孩子哭得眞利害，咖啡裏全是眼淚！

定　南　如果全是眼淚也好！剛纔我們談到你教我古文的事。（取出錢袋）我記得我還欠你一筆錢哩！

立　誠　怎麼？什麼！范少爺，別提這個罷！你當我是什麼樣的人喲！以後再付我好啦。你不要使我難堪罷，我們又不是以後不見面了。

定　南　誰說得定呢？錢拿去罷。我們的生死關頭，就在眼前。

立　誠　（笑）喔！定南少爺，你怎麼說這種話！關於這件事我可不能跟你冒這種險！

定　南　你的危險最大。一個人的生死誰能保得定，年青力强決不是不死的好保證。就是你的姍珍也不見得能永生呀！

立　誠　上帝把姍珍賜給我的。

姍　珍　你聽我說！我告訴你姍珍不是永生的。你把一切希望心思，你的心你的靈魂都放

在女兒身上，這是最不聰明的。賭錢的人決不肯把錢放在一注上。一個做生意的人要是把家產都放在一條船上，那他一定是發了瘋了。這件事請你仔細想一想，記住這是我警告你。——你爲什麼不拿錢？

立誠　怎麼？少爺？這麼多的鈔票都給我？少爺你什麼意思？

定南　（又拿出一大疊鈔票放在桌上）你一起都拿去罷！我還要這撈什子幹什麼？

立誠　什麼？還有這麼許多錢！少爺你什麼意思？少爺你瘋了罷！呀！我一生一世沒見過那麼許多錢！都是簇簇新的拾圓鈔票！我現在才知道錢財引誘力之大了！——喔！魔鬼！你來賄賂我做壞事麼！少爺，你是什麼壞主意，不然你不會無緣無故給我這許多錢！

定南　費老先生，你放心！這點錢你受之無愧！我決不要你替我做什麼傷天害理的事！

立誠　（瘋人一樣的跳來跳去）那末是我的了！眞是我的了！那末多的錢是我的了！（趕走至門口）女兒，老婆，快來呀！（同來）但是我怎麼會得到這許多錢財呢？我怎麼樣賺來的呢？我怎麼樣償還這筆錢呢？

定南　費老先生，不用你再教什麼功課，這是我付給你的——（頓一下，感情的）三個月來你女兒給我的不幸的夢的酬報！

立誠　（遲疑）你把這許多錢給了我，你不是要沒有用了麼？我不能接受你這些錢！

定南　費老先生，請你不要多攷慮。我不久就要離開這兒了，我去的地方是用不着這些鈔票的。

立誠　（沒有聽見沉思）我不相信這許多錢是給我的。我老頭兒要這許多錢有什麼用呢。（忽然興奮起來）不錯，我可以給女兒。她需要這許多錢，我可以送她進大學，請人教跳舞，唱歌，將來再送她出洋讀書……

定南　（非常痛苦地拉住他的手）請你不要再說了！快把錢拿了，別說話，至少今晚上請你不要多說話。

（姍珍拿了一杯咖啡上）

姍珍　（兩眼哭腫了，聲音顫抖，把咖啡遞給定南）這咖啡煮得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

定南（接了咖啡杯，放在桌上，轉身向立誠）費老先生，我有一件事想拜託您老人家，有一封重要的信別人託我轉給我父親，我本預備今天晚上在總統府宴會席上親自交給父親的，但是我今天心境太壞了，眞不想見人；而這封信又是非常重要，說不定是軍機大事，不能隨便交人送去的，所以我想勞您走一趟，到總統府去交給我父親。

立誠（驚）我去見總理大人？

定南 不用你親自見我父親，你只要送給總統府的通事，你等着立刻要我父親一張回片就是了。乘便代我說一聲，今晚上我不到總統府來了。

立誠 好，我去就是！（走）

定南 姍珍，掌燈照你父親下樓去。（姍珍拿了油燈跟着她父親出門去。定南從口袋裏拿出一包毒藥來，倒在咖啡茶內）她一定得死！我不能不叫她死！

（姍珍拿了燈上，慢吞吞的走進來，把燈放在桌上，站在屋子的另一端，除了有時抬起頭來偷看他一兩下之外，眼睛老瞧着地上。他站在對面，眼睛也瞧着地——很久他

們一聲不響）

姍　珍　范少爺，你上次輸我一盤棋，讓我們來下一盤棋罷。

（定南不答）

姍　珍　我正在替范少爺繡一個荷包袋，花樣已經畫好了，你來看一看合意不合意？

（定南不答）

姍　珍　喔！我眞苦極了

定　南　（並不改變態度）說不定是苦的！

姍　珍　范少爺，在我家裏招待得你不好不是我的過失呀！

定　南　（侮辱的笑）全不是你的過失——

姍　珍　我現在完全明瞭我是配不上你的。我告訴你罷，剛纔你把我父親支使出去我心裏非常害怕。我想你一定也是一樣的。讓我去找幾個朋友來陪我們談談。

定　南　好，你去請你的。我也要去請我的朋友來。

姍　珍　（驚呆地看着他）范少爺！

定　南　（恨恨的）你這個意思眞是好極了。讓我們把厭煩的兩個人談話，改成有游藝的茶會，再可以戀愛浪漫一番，對戀愛變心痛痛快快報一報讎！

姍　珍　范少爺，你好像很快樂！

定　南　喔！非常快樂！我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姍珍，這是我看你的樣。你可以做我的先生。老講眞情的人是傻瓜。專心不變是多麽平淡無味——變化才能給我們快樂的熱忱。姍珍，現在我跟你的心思是一樣的了。我們以後今天愛這個，明天愛那個，今天犯這個罪，明天犯那個罪，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說不定我可以在妓女身上找到安慰。說不定，等到我們青春一過，變了兩個老骷髏，害着同樣的社會病，偶而的機會又把我們碰在一起，那時候我們的痛苦和羞恥又把我們聯合在一起。

姍　珍　喔，定南，定南！你看來很不快樂呀！你爲什麽要這樣不快樂？

定　南　（熱情地咬着牙齒說話）不快樂？——誰告訴你我不快樂？女人，你太壞了，你那

裏有什麼人的感情；你既不懂人的感情，怎麼能批評別人的感情？她說我不快樂？哈哈哈！這句話就是我死之後聽了也會生氣。她明明知道我會不快樂的，她明明知道我會痛苦的，但她偏要變心。你瞧，你這恨毒的蛇！這是你唯一贖罪的機會。你的罪名已經自己判定了自己，在我怨恨你的時候，我竟忘記報我的讎。（很快的拿起咖啡杯）你的心地陰險，你的手段狡猾，你是一個魔鬼！（他喝咖啡）這咖啡多難吃。你嘗一嘗看！——

姍　珍　喔，天呀！怪不得我就怕再見你。

定　南　（兇猛的）喝喝！！

（姍珍聽了他兇猛的口氣，心裏非常不高興，拿起杯來就喝。當她拿起杯來舉到唇邊的時候，定南臉色變白，轉過頭去，退到屋角去）

姍　珍　咖啡很好呀！

定　南　（他的臉轉開去）對你說不定是很好！

姍　珍　（放下茶杯）喔，定南，你還不知道你是多麼的對我不起！

定　南　眞的！

姍　珍　定南，將來總有一個時候……

定　南　（走前來）我們沒有將來的時候了。

姍　珍　將來總有一個時候，你記起了今天晚上會使你心裏懊悔！

定　南　（嚴厲的踱來踱去，更興奮他脫去外衣）再會罷，我也不再做什麼上等人了！

姍　珍　天呀！你什麼意思？

定　南　我熱得很，悶得慌——脫去了舒服一點。

姍　珍　喝罷，再喝一點咖啡，心裏就會平靜些。

定　南　不錯，一定很有效果。娼婦的心腸倒還好！

姍　珍　（用最熱情的表示衝入他的手臂內）定南，你竟這樣對付你的姍珍麼？

定　南　（推開她）滾開！滾開！你的迷人溫柔的眼睛也別再來瞧我！你這毒蛇，還是把你兇惡的原形顯給我看罷！把你醜惡的皮毛和猙獰的爪牙露出來罷！不要再裝着天使

一般的模樣！但是太遲了。我一定得把你像毒蛇一樣的刺死，不然我只有失望可憐可憐我罷！

姍　珍　喔！竟會糟到這種樣子！

定　南　（呆看着她）上天創造出這樣漂亮的美女！——誰會相信？——誰會相信？（拉住她的手舉起來）上天呀，爲什麼把毒素灌在這樣美麗的身體裏？罪惡怎麼會生長在這樣漂亮的地上？——喔，好奇怪呀！眞正奇怪呀！

姍　珍　聽了這些話，但是我一句都不能回答！

定　南　還有這美妙的聲音！這樣不和諧的人會發出這樣和諧的聲音麼？（看她的頭脚）一切都非常可愛！身材多相稱呀！體格多完美呀。這是上天罕有的偉大藝術作品！難道上天在她靈魂上偏會失敗而不能創造一個和身體一樣完美的靈魂麼？（很快的離開她）說不定，上天造她的時候，覺得她的外形造得太完美了，不能不給她一個兇惡的靈魂來取得平衡。

珊　珍　這樣任性的咒罵眞是太罪過了！他不但不怪自己的鹵莽，反罵上天的聰明！

定　南　（抱住珊珍，痛哭）可是，我的珊珍！我們第一次接吻的一天，你第一次叫我「定南」的一天，喔，我的無窮的快樂就像大地逢了春開出成千成萬的美麗花朵；永生在我們面前就像光耀的春天！美麗的歲月展開在我們面前——那時候我眞快樂！

珊　珍　定南，你哭罷！你應該可憐我，不應該對我生氣。

定　南　你欺騙你自己。你的眼淚是不自然的眼淚！不是那種溫暖的露水可以安慰受傷的靈魂，驅策冰冷的情感。你的眼淚是孤獨無情的冰水，是熄滅我情愛的冷水！（極其嚴重的把他的手放在她的頸上）珊珍，你的眼淚爲你的靈魂而哭吧！爲上天而哭吧！這樣高貴的作品輕易就把牠毀了。——喔，整個的宇宙都應該爲你而穿上孝，爲你而痛苦流涕！死本是人類的命運；但美麗的天使的死會使天地昏暗，鬼哭神號！

珊　珍　定南，不要罵得我太兇罷。我的堅定的忍受是在一般人之上，但也經不起過分的刺激。定南，讓我再說一句話就永遠分手罷。——一件可怕的惡運使我們無法說明我

們的眞心。——我賭過呪，不能親口告訴你，不然的話，我有成千成萬的話要對你說。但我自己賭的呪已把我的舌頭，我的心鎖上了，雖然我痛苦到萬分，雖然你罵我是娼婦，我還是只能閉着嘴不作聲。

定　南　姍珍，你覺得舒服麼？

姍　珍　爲什麼你這樣問？

定　南　我怕你在死的時候，有一個謊在嘴上。

姍　珍　定南，我請求你——

定　南　（猛烈的煩躁）不！！不！我不能不問！姍珍，你愛不愛那個賈伯望？你永遠不能離開這間屋子！

姍　珍　（坐下）你儘問。我不回答。

定　南　姍珍，我不能讓你死之前有個謊在嘴上！姍珍，你愛賈伯望麼？你不能離開這間屋子！

姍　珍　我不回答你。

定　南　（富於感情的跪在她面前）姍珍！你愛不愛賈伯望？你不能再撒謊！

姍　珍　（害怕地從坐位上站起來）喔天呀，可憐我罷！怎麼？——我覺得難過得很！（她倒在椅內。）

定　南　已經發作了麼？喔，女人永遠是矛盾的！你們敢拿罪惡來作游戲，男子們所害怕的事情，你們處之坦然。可是一點兒砒霜就可以把你們完全毀掉！

姍　珍　砒霜！砒霜！喔，天呀！

定　南　我怕是的！你這杯咖啡煮得好！一喝就注定了你的死命！

姍　珍　死！死！喔，天呀！我咖啡裏有毒，有砒霜，上天救我罷！

定　南　你只求上天救你，那我也替你求上天！

姍　珍　還有我的媽！我的爸！我可憐孤獨的爸！我一點兒希望都沒有麼？我這樣年青就死了麼？

定　南　沒有希望！——一點也沒有！你已經注定是死命！但是安靜一點，我們一塊兒去。

姍　珍　定南，你也去？定南，你也吃了砒霜！喔，上天饒赦他罷！不要把罪加在他身上！

定　南　你求上天饒赦你自己罷！我看上天不見得肯饒赦你罷！

姍　珍　定南！定南！喔！我不能再不講了！死——死已經把我的誓呪解放了！天地之間再沒有比我們兩個人更不幸的了！——定南，我沒有罪！

定　南　（驚）呀！我聽見的是什麼話？她難道快死的時候還要撒謊麼？

姍　珍　我沒有撒謊！我不撒謊！我一生一世只撒過一次謊！——喔！我的身上好冷，血管漸漸的冰上了。當我寫信給賈伯望的時候，……

定　南　哈！那封信！我聽到這封信，我的神志就清楚了！

姍　珍　（她的聲音漸漸的微弱起來。她的手指抖得作拘攣狀）那封信——請你準備着接受這可怕消息！——是我的手寫的，但是我的心一點也不願意。這是你父親逼着我說給我寫的！——（定南站着一動不動好像一尊石像。——過了很久的靜寂他倒

在地板上好像中了雷霆死了似的）喔！多悲痛的事呀！——定南！——我是被强迫着不能不寫——原諒我罷——那時我情願死不肯寫——但是他們把我父親處死來威脅我！他們的陰謀多麼的狡黠呀！

定　南　（從地上大怒地爬起來）謝謝上天！乘我的毒還沒有發作！（他拿出手鎗）

姗　珍　（漸漸的軟弱下去了）呀，你要怎麼樣？他是你的父親！

定　南　（不可控制的盛怒）他是殺人的兇手！殺他兒子的兇手——我一定要帶他一塊兒走，讓閻王判一判究竟誰是兇手。（很快的走出去）

姗　珍　定南你饒赦了他們罷——上天寬恕你，也寬恕你的父親！（死去）

定　南　（很快的回轉身來，看見她正在掙扎中死去，他就撲在她身上）慢慢！我的光明的天使，不要去得那末快！（拉起她的手，但立刻又把牠放下）冷了！冰冷了！她已經去了！（突然站起來）她最後一句話是要我饒恕這罪大惡極的兇手！這就是她的遺囑！她死了，還是那末漂亮那末可愛！她的溫情柔意並不是假裝出來的，死也不能毀損牠！

（頓）這是什麼緣故爲什麼我還不覺得什麼。難道我年青力壯毒不死麼？不成，我非死不可！（他拿起那咖啡杯）

（范子剛，伍國恩和僕人驚駭地衝入屋內）

子剛（手裏拿着一封打開的信）我的兒子！這是什麼意思？我不相信——

定南（把咖啡杯丟在他父親足邊）殺人的兇犯，你自己心裏明白！

（子剛驚駭退後其餘的人不作聲——可怕的停頓）

子剛 我的孩子！你爲什麼要這樣做

定南（並不看他）爲什麼！我倒要先問問這位政治家爲什麼他要用這種陰謀！巧妙聰明可敬可佩極了，用陰險的手段來破壞我們的愛，用妒嫉來分開我們的心！一切計劃得多週密多精巧——可惜愛情不是傀儡的把戲可以隨便由你們用線來牽動的。

子剛（用眼睛向四周人羣裏掃射）難道沒有一個人替失望的父親表同情的麼？

立誠（在外面叫）讓我進去！喔，天哪，讓我進去！

定　南　她現在已經昇天了。可憐她是陰謀第一個犧牲者！

（費立誠從門外衝了進來，後面跟了幾個警察和一大羣人民）

立　誠　（怕得渾身發抖）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他們說你服了毒，他們說有人到這兒來毒死你！喔，我的女兒！你在那兒呀？

定　南　（把他帶到姍珍與子剛之間來）我沒有罪。這件事是這位先生做的，你得感謝他！

立　誠　（伏屍大慟）喔，老天爺呀！

定　南　我的父親，我只有幾句話要說。我的時間是很短的了——我給陰謀奪去了生命——我死在你的手上！我就是死了之後，想起這樣刻毒的陰謀也會發抖的。不過我不是存心謀害人的壞人！將來人家怎樣說我，我也管不了了！但是我確會害死了一個人——（用高聲而可怕的聲音）不過這次殺人罪不能由我一個人來獨當。我要你擔負最重最可怕的一大半罪；你自己怎麼說我不管！（帶他到姍珍那邊）你瞧多兇恨

的人！你看一看你刻毒陰謀的果子！在痛苦的死臉上刻着你的名字！你以後每天睡覺的時候會看見這樣一個人來替你拉帳子，用冰冷的手來扼住你！你快死的時候又會看見這個形象來催你死去！（他舉過去僕人接住他）

子　剛　（痛苦地舉起手臂來向着天）不是我——大家評判罷——不是我，那是他！（指伍國恩）

國　恩　（驚一跳）我？

子　剛　混賬的壞蛋，是你！是你給我的毒計！應該負責的是你，這份血債應該你來還！

國　恩　我來負責！我來負責！（歇斯的里的大笑）喔！好極了！現在我懂得魔鬼的報答了！你才眞是混帳，把責任放在我身上！他是我的兒子麼？我是他的主人麼？我應該負責麼？哈！這種景象看了眞像冷水澆在我的背脊骨上一樣！好，就算是我的罪過，我不怕死，但是你也得陪我死！走走！走到大理院去投案去！警察，把我們都綁了去！快帶我去！我要把一切可怕的秘密都宣佈出去，你們聽了血都會冰凍起來。（走）

子剛（阻住他）你發瘋了麼？你敢？——

國恩（拍拍他的肩）同志，我敢，我竟敢！——我是發瘋了，不錯——但是我發瘋是你的功勞——現在我就做像一個瘋子！要受死刑，我們可以手攙手一同死！喔，給您大人一塊兒死眞是多麼榮幸的事！

（范子剛指揮一下，警察就把他牽了下去）

立誠（他倒在姍珍身上，痛苦地哭泣着，這時忽然站了起來，把一厚疊鈔票丟在定南的脚邊）害人的兇手，你把錢拿回去罷！你想把這筆錢買我的女兒麼？（發狂地衝出門去）

定南（聲音弱得幾乎聽不出來）跟一個人去他絕望了，什麼事都會做得出來。——這點錢替他保存好了，將來他要用的；——我欠他的債太大了，這不過是償還他一點兒罷了。姍珍，我來了！再見！讓我躺在姍珍的旁邊！

子剛（從癡呆中驚醒過來）定南！——我的兒子！你對於失望的父親連看都不看麼？

定　南。我希望上天饒恕我這罪惡。

子　剛　（痛苦地跪在定南身旁）我非常懊悔！定南，我的兒子，你能原諒我麼？

（定南慢慢的轉過頭來看父親，伸過手來給父親，子剛緊緊的用兩手抱住他兒子的手，幕亦漸下。）

——幕下——

中華民國廿九年四月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卅二年十二月三版發行

版權所有

殉情（一名戀愛與陰謀）

實價 [illegible]

改編者 顧仲彝
發行者 光明書局
印刷者 光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電話九六四二〇 光明書局

分銷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